

陸陳二先生文鈔



05188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答如臯吳白耳書

來書云敬啓道威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立虛一以致知格物爲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立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真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許公頗得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真知獨見卓然不爲流俗所污而以性爲宗以敬爲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爲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機鋒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莊中正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爲迂腐以爲假道學而箕踞怒詆者反以爲真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恥絕口不談而賈舉賣舉之說譁然紛紜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爲歸茫然不知君親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有以漸漬而陰壞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道

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眞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唯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邈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勛哉其尙勛哉素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懼也今幸得吾道威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

樛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二

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相會何期臨風嘆息拙言望乞批回新得千祈柬寄以惠孤僻卽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啓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尊使遄歸卽欲同殷重虞九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共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民構禍輒

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相候恨乏善
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社之禍人心中
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浮競成風聲氣蟠
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是非故其流風遺禍
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
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日夫復何言唯此絕學一
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
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能擔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
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
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趨於頓
悟機鋒一路以自取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
才氣又往往不能過人此正學之所以常衰也是非得剛健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中正純粹以精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闕一世榛蕪
而歸之正大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忘
棄而自分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
耳兄者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
智愚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
準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
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錄
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已十
八九但斟酌理氣尙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尙多過遵前說
猶有未合然此際盍拘毋放盍不及毋過使工夫自強不息
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強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達之弊也某
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乏副本不便緘

寄匡時臆論一冊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二冊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道問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卽日尙俟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願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尙輕無必不應試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四

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義至于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眞爲斯世斯民起見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眞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

切耳台兒之才如騏驥駉駉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亦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其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年之間父老已鯁鯁憂之時張受先生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浹歲大旱湖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卽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卽劉河向唯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唯黃浦通利劉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五

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卽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畢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入主持於上斟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震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儀與受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

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少補朝廷
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聞尚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
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
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孟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
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興大
衆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可濟嘗聞之
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就役者皆與妻子泣
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兩旁百物俱備役
至如歸樂而忘返蓋經畫素備故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
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
海忠介者誰乎卽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遺乎至於尤要者則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六

崑嘉太三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蓋三邑守公皆
親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不惟衙
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雞犬不寧甚
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旦董役得人而謀諸
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
之功非常之業豈遂不可建乎若夫旣濟之後不至復塞則
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
潮沙爲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
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
故不至壅塞自河梢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
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盈尺千日盈
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

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鰲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教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彿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曰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啓閉節宣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啓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早潦蓄洩以時啓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邾亶之舊法可經久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七

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邾亶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其間有天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有是理乎卽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尙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卽極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三三十年旋復淺淤焉能一通而不復塞若使徼天之幸開濬之後水多旱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圓沙雖不能衝激使散然婁地潮沙易於坍塌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中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水西

受宜歛諸山之水瀦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連屋之瓴水也震澤則如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宅池旋入溝瀆卽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爲害若溝瀆一塞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爲太倉事耳爲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八

主乎抑責之佃人乎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圓沙仍不能爲此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撩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不復塞然此數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興工之時算方定宿計工給食番休節制號

令賞罰與夫樣樁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卽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喜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仁兄以爲然否

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此

稔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九

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得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間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卽是惡乃掩卷而思旣而歎曰稔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卽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卽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總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卽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至善子思言中庸中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含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願以根本未立未可泛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十

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關蓋未十年而世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途而廢因往往於困厄無聊中偕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不意乃八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閑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遽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賢之道不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

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謨爲後學開一讀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間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叢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廣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答宋旣庭右之疇三書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十一

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臥弟輩放廢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爲言盟翁其真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始爲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教有云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三復斯旨深用慨然古今遼廓不暇遠引卽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干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峰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塗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

華既盛根本漸疏道統文壇竟分爲二午未之間敝邑受先生深以爲憂欲緝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酉戌以後弟輩旣作放人自甘沈痼但念此心此理千古同然旣臻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知己煢煢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輿論徵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真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卽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內之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正人君子皆將舉首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耗倦積懶成癖鞭策未能不足爲盟翁輩驅除是爲愧耳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寄如臯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台教罹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家亦無恙契友如虞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師一死令人痛悼不已弟已

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艱不得不以教授餬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敝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遼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民後日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之狀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兩地想有同情而吾臯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卽誘而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尙得隨仁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亦足以上報知己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風鶴此事全然愈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同心寥寥

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孺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藝以至古今文吏每日限以程課與他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慮只要有恆不竟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曠長大雖極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西

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殺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昌明絕學接引吾徒聞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敝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可蹉跎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

道此大家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勸至意向爲弟言顧宜人兄今見宜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令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權之情當不啻古之僑梓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皇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立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尙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乃出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五

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爲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卽致之皇士宋劉諸兄尙未及晤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况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廡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始俟之耳儀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填委亦是一累儀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不可盡廢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衆以無窮好歲月浪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餬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棘中又自有轉身法

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子答以近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曰除卻人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卽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近有從郡中來者聞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卽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爲憂乎顧寧人儀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寧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答蕪溪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六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顧以爲可傳慙慙弟自丁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茲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表章揚擢舉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輟守先待後所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蓋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生存曰極爲商酌切以爲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建井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恆商榷無不以弟爲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

年經營不可即使此身立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圭組悉心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輟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可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嘆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之後皆權譎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諸後世況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冊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畧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義皇耳迂闊幸諒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七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卽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虞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觀翰教始知吾兄欲舉講會此眞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溷處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敝徒共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已成物之學一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蒹葭雖心學不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

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卽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年前精神強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是以輕兵撼京國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

惇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六

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浦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粹思辨錄書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平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強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及比諸文清文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爲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卽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西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

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祈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爲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卽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五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閤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岐之患卽以號於世曰吾將與人爲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獨善其身之爲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閣陳天侯書

尊札至婁適過蕩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冗稔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九

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

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千聖千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勅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尙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慎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

漸出漸見耳率爾奉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爲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迥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闕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旣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又豈在子輿下哉弟輩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有成何幸仁兄輩不棄鄙陋賜接引諸同志感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翕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謁 聖季會禮威儀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尙容卽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寶若異珍以不肖弟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岡會餞二册已讀過先佯旋上其諸四册尙欲抄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出三四日卽可送還也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恆切願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領大教爲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脩復古人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日興修絕業必多疑駭幸相

與始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問幸卽擲還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卽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發讀書便有許多疑慮疑處卽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悱也然後著人點撥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隨常講書作文畧不究意雖遇聖人提掇亦無所益所謂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業反不至有無成之嘆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卽爲聖爲賢亦所不難勉之勉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編書

格致編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悞後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爲頗便初學故尙存笥中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旣雅愛此書特送觀覽要之苟

得大意卽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泥節目便有
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錄只
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義理原不能盡況
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也吾輩同志數人如
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
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二語可誦
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嘆然恐憤悱未至雖啟發無益俟
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答楊亮問論居敬窮理

前來貴地滿擬朝夕把握不意咫尺反成閒阻每憶南樓晤
語時使人神往承問居敬窮理入手處只居敬窮理便是入
手不必騎驢覓驢但須先認得敬字親切不可豫將書傳上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老頭巾話填塞胷中依樣葫蘆便易入板腐一路敬只是此
心時時刻刻可對神明可對上帝根本一立自能觸處洞然
然後將此心去窮理細而一念一慮之微大而萬事萬物之
衆時時刻刻辨個天理人欲久久如此便爲聖爲賢參天地
贊化育都非難事至云中庸戒懼似止言居敬大學格致似
止言窮理則又有說大學一書備言條目工夫豈有遺卻居
敬之理止因格致一傳錯簡在聖經中朱子遂自爲補傳而
另欲以小學補敬字弟前有格致補傳之刻正爲此意想仁
兄尙未之讀耳試取而一再味之何如若中庸則止言道體
而不及工夫故似乎不言窮理然通篇備言聖賢天地治道
鬼神無非窮理須融會觀之可也究之兩者只是一事居敬
而不窮理則敬爲落空窮理而不居敬則理爲支蔓來札所

云戒懼爲根本格致爲工夫則真得此中三昧者耳草草數言未及詳盡吾兄高明自能擴而充之也

答晉陵湯公綸論學書

天下人才不易得人才而能留心正道者尤不易得留心正道而復能孳孳好學不墜元虛不流清談者更不易得自尊駕過訪之後又贈以尊詠賜以尊刻接其人讀其詩語言筆墨之間心術性情盎然流露而儀臣靜觀樓一晤尤見道兄師友淵源道兄非伯河固無以啟迪於前伯河非道兄亦無以昌明於後只一二人已足何必致歎於同里之無人哉道兄謂道學不明由師友之教不立誠然誠然天地間未嘗無師友特患無尊師取友之人孟夫子有言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夫天下之友皆可友也有何限制而孟子斤斤然拘之以資格別之以等第若不可一毫假借者蓋師友自在天下而所以尊之取之者全在本人自家力量譬之飲酒酒固自佳而飲之者或一斗而醉或一石而醉則存乎其人然則非道兄性行之純好尙之正雖有伯河先生亦安能師而於弟輩寂寞無聊之人亦何所見而與之爲友哉更承下問欲弟於身世得力之處舉似一二夫弟初無得力豈能自誑誑人且弟於道學一途尤不喜言宗旨以爲此分立門戶之漸孔孟之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亦何必沾沾舉似一二語以爲言者然而甘苦自知之處與前人暗合則有之矣所謂居敬窮理是也居敬窮理乃程朱教人入手法門真徹上徹下

徹始徹終之語弟初下手時亦未嘗有心爲此語也平日自勵以心爲嚴節隨事精察八個字做主做來做去漸漸悟入乃知只在此四個字中又此四個字原非添出只大學明德格物致知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便是則知吾人身心要語聖賢書卷中已自道盡特吾人不能以自己身心一印證之耳思辨錄一册前小兒已送到第四卷中正詳言此事道兄或可於此處一詳覽之也

答穎上盧儋石廣文書

某自交公綸卽知有儋石盧先生者人品之大學問之博愛賢之誠宅心之虛蓋當今之大賢也夫居今之世處則爲名高出則爲厚利誰能自外於名利之間者而先生寄跡儒官紉身存道進無干祿之誚退無獨學之失可不謂大乎小儒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五

專已守殘自章句而外且不能旁窺一字而先生博綜三教漁獵百家可不謂博乎一長之士無不接一行之善無不求畧富貴而訪友於隱流盡境內而問交於境外非愛賢之誠而能若是乎夫如是是亦可以足己而自是矣而先生自視欲然舍己從人樂取爲善非此心至虛無我誠於爲聖賢而能之乎某鄉曲小儒承先生之愛進而教之可矣而貽書過獎愧非敢當然自此恃先生之愛益不敢自外矣先生於某論學書頗有取於心性一貫論易諸篇以爲論易尤有當而廣取東坡龍谿白沙諸家之言以相印證夫先生之學至博之學也某豈能以涓埃之微上益高深然而竊有請者則願先生於一貫二字更加之意也蓋天下學問之事衆矣上自孔孟之道下至於稼圃巫醫皆學問之所存則皆君子之所

當究心也然而力固有所不及周也豈特道術之多而力有所不周卽同一道也而道之中有紛岐純駁之異趨同一術也而術之中有是非真僞之異情誠欲周知而靡遺難以生知之上聖竭畢世之精力而有所不能也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君子之學其始必由於博其終必歸於約約非徒治其心之謂也獨治其心此端本清源之學象山先生申明已久然學者失其指歸往往入於空虛而無用夫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旣治其心矣則學問皆心性中之事豈可以不講乎學問不可不講而又不可以多學而識故一貫之道要焉夫何以謂之一貫也貫者穿也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猶今之以索貫錢錢雖數累萬億可以一索貫之而靡遺學雖岐途百千可以一道貫之而無外其道云何孔孟之道而已天下惟有一道則天下惟有一孔孟孔孟以前之道始於堯舜禹湯必結聚於孔孟而始有歸束孔孟以後之道散爲諸子百家必折衷於孔孟而後爲無弊他無暇論卽如先生之所稱東坡者此學問中之所爲文章家者也文章一事由孔孟而言則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矣至一汨於文章家則有左國史漢筆力之不同大家小家家數之不一聲辭局法疎密巧拙之異致卽此一事已足使英雄之士窮年盡力頭白老死於其中而不能自出矣况文章之外其爲學問又有不可勝窮者乎故某謂誠得一貫之旨則凡文章家之言合道者固多倍道者亦不少合者存之倍者去之其合足以爲吾

資其倍不足爲吾累不獨一東坡也龍谿調息不如嚮晦燕息之言白沙生死不如原始反終之旨論及於此天下之道甯有外孔孟以爲言者乎則夫二氏百家又豈有不折衷於孔孟而能貫穿無遺者乎今天下孔孟之道衰且久矣某雖有見於此而才弱力薄不足以勝之先生今日之有心人也竊叩於公綸其年力志氣皆足以擔荷斯道故不自揣而累札狂言亦以冀先生之張皇開拓爲吾道將來之一人也區區不勝至願時方病餘五更屬草不盡欲言幸有以悉其微忱

答唯甯馬功菴論處境遇書

千里之隔未嘗覩面偶見拙刻遂相契如此道兄誠可謂豪傑之士矣只此便見此心此理之同也所著不足辱觀過承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獎許慚愧無己所問二則真切懇摯皆從身心體認不爲口耳之學誠切問近思者也所云酬對往還未能徧愜人情以此爲病此道兄歛然不自足之意然弟竊以爲過矣大凡聖賢之學求信己不求信人愚弱不足諱也若倨傲則當自審於心使果有倨傲之實去之可也苟無其實則聽之而已何足爲病孔孟家法未嘗沾沾於毀譽也至所以處此者亦自有說蓋人情少可多怪見人學道便以爲迂稍習則不以爲異矣而學問工夫日積月累不求信人止求自信久之而誠能動物則駭且疑者終歸於信且服若因人之疑怪而刻方爲圓不惟學問不成究且反成頽落古人所謂半途而廢者此類是矣弟輩二十年來此境已一一身歷道兄不足憂也至如貧賤乃士人之常衣食粗足可以閉門學道便是樂境

讀書會友只隨力隨時不必勉強卽此便是中庸何乃謂廢人也盛族意外之禍自不能連及善人不惟天道本然在人情亦有公論藏書未必遽失卽失之亦無可奈何弟近日亦遭此然亦未嘗以之累心也大抵遇禍患之來只是循天理應之古人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止此學問未嘗少有走作安得不謂之中庸也中庸只一個時字時只一個天理字天理又只一個是字時時循天理時時求一個是則無之非中庸矣聖人如此常人亦如此何有聖凡之分禍多福少正西銘所謂玉汝於成君子處此愈當戰兢惕厲以答上天庶不負生我之意未識道兄以爲然否

答江上徐爾瀚書

憶自戊戌之秋承台兄惠顧於廣福山房立談之間弟卽知

樗亭先生文鈔

卷之三

三

台兄之學非猶夫衆人之學也衆人之學其泛濫於文詞者弗論卽稍知信從矣或竊附於影響或鼓舞於意興或出入於皮毛之間而所造不深或沿習於二氏之餘而好爲高論總之無必爲聖人之志則雖一時興起亦終爲期月之守半途之廢而已如台兄之學則固幼而嗜好長而躬行讀書窮理以求夫自得者也尤可喜者論說之際好推伊川夫伊川之學以視周子則誠未能臻大而化之之境若其謹嚴方正則眞後學之師表每見聰明才智之士言學問輒喜譚超悟詆伊川爲東縛究其意不過畏拘檢耳畏拘檢則與敬字離與怠字近敬怠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也台兄不惟不畏拘檢而反樂稱之則其所向之正爲何如耶自此深欲求教而台踪疎濶未識意旨如何是以不敢冒昧前請然而台兄

之學既至於此知其決不止於此也故每見爾康雲祉輒致倦倦亦正爲斯道惜人才耳而台兄惠然不棄遠寄教言且云某近輯理要書簡不病畧博不病繁因晨夕披對而見某所學嗟乎今之讀理學書者卽近思錄且以爲多矣況理要乎某此書成未知誰一展卷而台兄晨夕以之尤足以徵台兄之功密而心細也至問及近日工夫而欲某一言爲勸夫某之工夫尙未知取信於台兄與否豈敢妄言相助顧某不能已於言者則以台兄之學幾幾乎自得矣自得而不知所以爲自得則至實在前將或失之將同於日用而不知夫所謂自得者何也台兄所言理一分殊者是也理一分殊四字始於程子之說西銘然正不自西銘已也天下道理總只盡此四字小儒未得其旨故於天下之理凡平常易見者尙能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无

分辨一至紛錯變換精微要渺之處輒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以或是也誤執以爲非輕也悞執以爲重大也誤執以爲細淺也悞執以爲深從來賢智之倫不能至於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病皆坐此某自庚辰之春忽有得於此四字覺得聖賢工夫隨事精察是起手一以貫之是究竟而此四字者自精察而造一貫之梯階也凡遇道理至疑難處輒將此四字一舉看其間分毫杪忽皆能辨析嘗謂邵子有得於陰陽老少遇物皆成四片若於此四字有得則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真入聖之要訣也前台兄立談之間便能舉此四字弟深幸台兄之有得於此而後此偶會未聞續申其說譬一古鑑在家偶一試照未遇識者道破猶不免沈埋淹沒也卽如來札論酬答書深有契於出處之說未知其爲受先者乎次

桓者乎若受先云云自是吾儒正理次桓云云寬以待人之辭耳非究竟也至弟近日并非出處以一退老諸生而被當道之聘囑理學書此仍是處非出耳台兄於此處下理一分殊四字卽見得分明也由此而推或律已或律人或讀書應事窮理之方總不出此則雖由此而進於聖人亦奚難哉論語有言志於道據於德又云知及之仁能守之夫有所得矣非深根固蒂則終於失有所見矣非篤信固執則雖能擇而不能守某所以不嫌冒昧而敢爲惓惓者也未識台兄以爲何如

答陳介夫書

錫山一別荏苒年餘宿疾未瘳身家多累每念高賢學問日益良友日多不勝欣羨又不勝慚愧也承諭相商約規雖頭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辛

緒略欠分明然既有定局亦不必遽更俟做一年半載後學問更進覺得未妥更之未晚耳弟輩向有考德課業錄式及格致編近日所作格致補傳俱欲奉覽恩未及俟後另送約規序荒謬不足以當盛意草草塞責并呈外時晉兄鑒過錄何其真切不浮且又斟酌得中也吾輩爲學只是真切二字真則得其本心切則不離日用得其本心則居敬之道得矣不離日用則窮理之功密矣能居敬窮理學問更有何事耶且學問最難莫如得中二字孔子以道之不明不行由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今之人能無過不及者誰耶朱子有言與學者言如扶醉漢扶起一邊又倒一邊甚哉得中之難也能得中則與中行相近與中行相近則可以至於中庸然則晉兄將來之所至其可量耶所願更有勸者晉兄今日之學

修己之學也能修己則安人安百姓舉在於是何必他求然論道理則是如此若學問則須事事探討凡事豫則立范仲淹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齊治均平之事自十五志學後便須講求不可謂今日未膺民社以講求爲出位之思也至若或出或處則臨時另有主張但大儒學問自當體用全具不然祇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耳道兄以爲何如弟未深交晉兄烏知晉兄不爲體用之學蓋敬之深望之大故不覺言之贅耳幸語晉兄諒其狂瞽而恕之

答江上沙介臣請執贄書

某自丁丑偶契斯道二十年來兢兢不敢自懈而尤留意於天下之人才蓋道本於天而所以宏之者人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夫宏道粹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或爲之前或爲之後或爲之倡或爲之和積之久近播之遠邇夫然後人心以轉風俗以移而氣運成焉則宏道豈索居獨處高談性命而可以坐收其效者耶顧某二十年中無日不以求友爲念而求其可與共謀斯道者絕少蓋長年同志之中其意見雖與道爲近而其學問器識則已定矣求其竿頭更進頗覺艱難至如少年之中無才者固不得與於斯文其有才者又未免爲浮華所動且其所爲才者亦不過筆墨之間耳非吾所謂才也夫吾所謂才者其氣足以配道義其力足以任事功其聰明才辨足以上下古今而推倒一世然後鎔之以學問深之以義理此則聖賢之資而凝道之器也以此觀人愈不可得惟毘陵湯公綸及貴地陳介夫頗爲近之公綸善議論有人倫鑒才識俱美介

夫澹秀而有志皆有斯道而俱以貧故餬口四方未能朝夕乃不意近日得介臣也某從來閱人文字必得其性情往往十不失一如介臣詩卷其深秀蒼老逼近李杜固不可於今人中求之然某於筆墨之外微窺其志則介臣之所尙似不止僅學李杜而已也是以兩日與翼微私語竊有得人之歎而不意介臣之有意斯道竟不出區區所先料翼微亦詫爲異事頃接來札具悉惻忱然此事亦難言之矣學成而人知之爲聖爲賢爲帝師爲王佐固皆分內之事而不足矜抑學未成或雖成而人不知非笑憎惡困窮拂鬱皆所不免此孔孟之所不能辭未識介臣其甘之否乎茲願與介臣約其果能終身從事百折不回以斯道爲己任者介臣不惜屈己某又何難傾心相示若非然者則但以朋友相處書札互論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三

議論往復亦足以快介臣之夙昔而有餘矣介臣其慎思之將何去而何從耶

答晉陵馬伯河書

天下未嘗無賢患不得相見不但不得相見且不得相聞賢者不相見聞則德日以孤德日以孤則學日以廢孔子之道不著乾坤或幾乎息矣晉陵之有伯河先生以高足公綸之所稱述其德行道藝亦當今之再閔也然而天下之人以不見不聞而不知晉陵之人日見之間之而亦不知不見不聞不知則鄉之人無所矜式而天下之人亦無以聞風而興起夫不見不聞不知非君子之病也鄉之人無所矜式天下之人無所興起君子亦不以爲病乎而或者曰爲善而欲使人知是求名也竊謂不然笑以爲不求人知孰如孔子然而轍

環不息棲棲皇皇此豈急於爲名耶大學言明德卽言新民
不新民無以爲明德也中庸言成己卽言成物不成物無以
爲成己也卽曰孔子之時與當今之時不同然明德新民與
成己成物則無以異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
世聖賢之功豈有窮耶則所望於伯河先生者豈淺鮮而已
耶而或者又曰居今之時伯河雖有栖栖皇皇之心恐欲轍
環而無其所是又不然夫新民成物不必求之於外也其功
卽在明德成己而已論語之首章其末云不知不愠此固伯
河先生之力之所能也然則功本於時習而學時習而學則
朋來遠方朋來遠方則四方之賢者固已見之聞之而知之
德不孤學不廢孔子之道著而乾坤不息矣先生又豈外不
見不聞以爲功耶高足公綸來辱先生手書而又述晉陵之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三

董

賢近將奉先生以爲宗而同事於聖人之學故特以此復
於先生先生固無俟予言也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太原王氏小宗祠議序

太原王氏婁之甲族也自文肅以相業著於萬厯沒世之後
功在宗社其孫太常公請於朝勅建祠堂於州治之正
中規制宏敞爲一州之冠春秋二丁祭祀以時有司致虔易
世不替其族人皆惇謹質樸無佻薄之習太常公復能以禮
睦族歲時推恩周浹遠邇顧以分非大宗無合族之權每思
推祖宗之意以糾合諸宗人而無其道其猶子某等相聚而
謀曰古者禮有大宗有小宗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小宗五世
則遷者也蓋三代之世諸侯相繼其適子世爲諸侯有民社
之責則無暇於治宗族故以其別子爲祖以統大宗自後世
封建不行爵無世繼諸儒之議乃定以始遷及有封爵者爲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始祖然則文肅公而後其大宗固有在矣古者諸侯無暇及
宗族則別子爲之佐其治別子之力又不能以徧諸宗則諸
小宗又爲之佐其治今太常公之所統既定無暇治諸宗則
諸宗之自治不有小宗法在乎諸族人皆曰善於是乃期以
乙未十月之朔爲文以告高祖而立祠以祭斷自四從從古
禮也推及無祀廣仁恩也代掌祠事辨賢能也慎簡與祭勵
宗黨也而爲之申約言六始之以積善終之以養蒙尊祖敬
宗收族之道備於是矣事旣集西水諸子就子而謀曰凡禮
有其舉之莫敢不慎太常公旣爲始封之宗有祠廟而予以
一小宗廟於其側不已陋乎諸宗俱未立祠而子獨舉祠祭
不已妄乎子曰否子奉教於太常公蓋有年矣側聞其緒論
每以未能整齊族屬爲憂今茲之舉雖非太常公之事而實

太常公之志也至若諸宗雖多非有一人焉率先始事則宗終不立諸君子其殆爲諸宗之倡乎是役也上以輔太常公下以勵諸宗是君子之所樂與也諸君其無讓焉

孔蓼園宗廟禮則序

古之人治天下國家一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尊祖尊祖莫大於敬宗故古之人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庶莫不有廟廟者所以聚祖宗之精神也有廟而後有祭天子之祭祀謂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然則諸侯之祭合一國之歡心也大夫士庶之祭合一家一姓之歡心也祭禮顧不重乎自三代而後禮教衰息天子以下知立廟以祀其先者寡矣卽間有立廟而祭從苟簡弗講於禮其能合一家一姓之歡心事其祖考者無有也余竊慨焉向著有宗祭禮四卷將率宗

稔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二

人以行宗祭江陰孔蓼園氏見而悅之取其書斟酌損益并參諸禮書爲家廟禮則付之梨棗而毅然見之施行孔蓼園氏者先聖六十六代之裔孫也長子五歲折節而從余游立意欲興其家學嘗自言聖人之道必由躬行而推行之道必自齊家始所居梧塍故舊有家廟蓼園糾宗人整齊脩輯百廢具舉而又以祭禮向屬苟簡特成此書凡悖本裕後之事無不備崇德報功之典無不舉訓誨勸勉之法無不修升降揖讓周旋品物器數之微無不講蓋蓼園之於理也晰矣於尊祖敬宗之道至矣予嘗慨禮文由賢者出今之號爲賢豪者往往營心利祿而於尊祖敬宗之道則廢而不講風俗之不古世道之不治未必不由於此蓼園湛深家學每以斯世斯民爲己任而遭逢不偶僅以淑世扶民之學行之於宗族

豈蓼園之心哉然使由此而推而觀感興起由一家以及一鄉由一鄉以及一國由一國以及天下則家由此而成國由此而治天下由此而平三代之禮樂庶幾可復是卽蓼園振興家學之意也蓼園又何所不慊於心哉

重修曲阿皇塘荆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必有良史臣而後有善史家必有賢子孫而後有善譜蓋史以記國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所以垂鑒誡而示將來非徒以循故事也史臣不良則顛倒是非淆亂黑白誌傳之類徒以書官爵里居姓氏而已譜以記宗族之盛衰子孫之賢愚所以裕後昆而敦睦非徒以侈美觀也子孫不賢則廢棄委閭視同弁髦卽偶一舉行為迂務相率袖手觀成敗而已故譜難而欲成一善譜更難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三

予比年講易毘陵丹陽荆氏之子豫章從余游數向予言其宗族之盛及其伯父遐咨克復祠田其族兄公近議修譜系意蒸蒸然及子友教皇塘而公近已翩然宦游湖南矣遐陬僻壤宦囊如罄追維曩昔之言徒成虛語遐咨之兄汝望與遐咨奮然而興曰夫孰非荆氏之子孫也歟哉卽不宦游如祖宗何且固有祠田之餘租在年來拮据辛勤銖積寸累固將以有爲也以祖宗之資爲祖宗之事有功而無罪若宦游有心宦不可爲後繼耶於是宗賢兩若祁辰集生慈衛諸賢慨然以編輯鈔錄自任以辛亥之歲聘予從事既至出舊譜於案則煌然大觀也荆固始漢荆王賈高祖之從兄以功封京口故遺族丹陽迄今五十餘世子孫數千丁猗歟盛哉華胄遠矣其祖道亨雲洲諸公已一爲始事一爲續修特以指

示不得其人編纂無法重複淆亂頭緒紛然雖龐然大帙其中無所有耳子乃約而爲二一爲世系仿史記之年表也一爲世紀仿史記之紀傳也觀世系則子孫之長幼與昆弟之有無瞭然觀世紀則其人之生卒與平生之行實瞭然而且先之以世原以見其祖宗之所由來後之以錄賢以見其子孫之所由盛祠堂有紀昭萃渙也祭田有記詳贍族也封誥之榮則錄於首以尊朝廷之命贈言之美則附於後以存鄉國之評釐爲卷者凡十整整然秩秩然雖不敢擬於古之良史而以視近日諸家之譜則以爲頗有法焉雖然苟無賢子孫則譜雖成以不急之務視之亦將委諸草莽而已其決然登諸梨棗播諸通族也詎非汝望遐咨及通族諸賢之力歟是爲序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四

龍城郝氏宗譜序

嗚呼吾讀毘陵學博郝樞菴先生所輯龍城郝氏之譜而知古者先王之德與其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古者先王之世以身取人而其所以取之道必由六德六行六藝教而後賓興之其既入官也必三載而後考績三考而後黜陟取之惟恐不當任之惟恐不久至於漢世法猶近古選舉必由鄉里爲吏者長子孫故終漢之世享國長久而風俗亦稱爲淳厚夫風俗之淳厚非必盡由在上之人有以風厲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禮義廉恥治其家則相觀而善磨勵而興起者多矣周禮所謂宗以族得民正以此也在昔有明之興猶得此意洪永時山西廷獻郝公以賢良方正舉其子諱鏗者亦以懷才抱德見用所歷皆有宦聲非所謂取之當

而任之久者乎乃廷獻公之令蕭也以蕭人愛戴之故遂至
占籍於蕭至今樞菴先生已歷九世其間支派繁衍子孫盛
昌一邑之中莫之與京豈非所謂爲吏者長子孫乎然吾詳
觀於譜而知郝氏之占籍於蕭非獨郝氏之福也蓋亦大有
造於蕭也凡宗族之以高爵厚祿富貴稱於時者此一家之
幸而非一國之幸也爵高則生驕祿厚則生侈驕與侈併而
國之人爲其所憑陵而兼并者多矣惟仁義道德可以維風
而善俗惟忠孝名節可以廉頑而立懦今郝氏之譜大約仕
宦者多儒官居鄉者多耆德爲諸生者或以仗節死義稱或
以孝親友弟著至宗族之婦人女子以節烈旌表者尤代不
乏人嗚呼蕭之人觀於郝氏而有不觀感興起不一變而成
至美之俗者豈人情乎則所謂宗以族得民者不又於此而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五

益見乎故人謂樞菴先生之爲是譜將以齊家也吾謂卽以
之治國也可

性理存要序

性理一書士君子陶淑身心之書亦有國家者平治天下之
書也明永樂中詔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成復輯性理大
全頒諸學官每三年大比則命題以試多士卽學使者行部
小試亦必於此書命題與綱目並行蓋一體一用所以礪世
磨鈍法至備也自洪永以迄隆歷老師宿儒無不盡心研窮
有一書而丹黃數次者以故三百年來人才輩出而天下享
太平全盛之福自萬歷之末政教廢弛博士倚席不講場中
命題竟同射覆主司亦漫不之問二書同爲廢閣而性理之
廢閣尤爲特甚蓋史書猶易爲涉獵而心性理學則聞之且

頭岑目眩也不數十年而天下遂有分崩離析之患是書之
明效大驗不大約可覩哉日者 朝廷復崇重實學凡士之
有志於脩己治人者莫不踴躍興起然而性理之學精微而
淵邃碩大而宏博者莫莫乎其難之乙巳丙午予講易毘陵
雲陽荆生豫章從予遊生故少司馬大澈公孫性警敏有志
識謂學問根本必由性理乃與其諸從兄弟穉圭等延予於
皇塘畢一歲之功講明性理而又以其卷帙之大不便持攜
且務博者或至不能精也乃與稚圭賚予等因余所丹鉛略
爲刪定手錄成卷而予於講論之暇偶有述作則亦取而附
焉旣成帙問序於予予作而歎曰二子之志可謂勤矣雖
然是書之成豈徒以功令而已耶夫人莫不有身而身非此
書不脩莫不有家而家非此書不齊莫不有國與天下之任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六

而國與天下非此書不平不治是書之成豈徒以功令而已
耶苟能卽此而體驗之推行之則處爲聖賢出爲名世皆是
物也不然徒以爲功令而已則功令舉而是書因之而舉功
令廢而是書因之而廢豈吾黨相助之意耶

時政議要序

天下非無士士非無才存心與不存心二者之間而已國家
課士前以經書後以論策經書以觀其體論策以觀其用凡
以教天下之士務爲實學使出處皆有裨於世故自洪永以
下名公鉅卿皆由制科出然其爲經書也非猶夫人之經書
也沈酣於四書五經性理語錄之言而後發其胷中之所見
其爲論策也泛濫於史書百家古今政治之林而後陳其草
茅之所得今或不然此朝廷所以動徵辟之心也雖然徵辟

何常亦顧其存心何如耳今海內明盛能文之士不下數十
百家徐而叩其所學所讀者何書所講者何事相與友善而
切磋者何人於當世之事究習與否率百不得一此無怪乎
朝廷輕天下士亦天下士之有以自輕也吾婁漢思張子天
如之季兄少以文章名於時庚辰應天子求賢之詔予方
欲就而問其所存心乃漢思手一編至則其所輯時政議要
也嗟乎吾今乃知漢思所以動朝廷矣士人當未釋褐時方
汨沒章句何暇問時政一旦得志姑妄爲之耳而漢思乃從
而議之更從而得其要漢思有心哉蓋卽我所稱有體有用
經術之士也是真制科人才而今乃應徵辟之詔徵辟不足
重漢思漢思誠足重徵辟矣願漢思勉之天下事不止此幸
益自振奮以無負明天子之詔令

樺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七

乙未學規序

學之有規猶師之有律師之勝負不由於律而常根本於律
學之勤惰不由於規而常根本於規程不識李光弼精於律
之內者也李廣郭子儀遊於律之外者也程叔子朱晦翁嚴
於規之中者也周濂溪程伯子超乎規之上者也以其等而
言則遊於律之外者似勝於律超於規之外者似勝於規以
其本而言則必精於律而後可以無藉於律必嚴於規而後
可以無藉於規不能律而不律爲否臧而已矣不能規而廢
規爲蕪僻而已矣吾讀侯子之學規何其整齊而有禮詳密
而有法也爲之師者且日不暇給以求盡其子弟之才况爲
之子弟者敢不自盡其才竭蹶以赴師長之教誨乎雖然吾
於茲有感焉士卒之命聽於將而將之成功與否則存乎國

家之賞罰賞罰不信士卒且以律爲滋厲也弟子之命聽於師而師之命行與否則係乎風俗之習尙習尙不正弟子且以規爲滋擾也今之世豈必無良師然師之所教在乎是而世之所重不在乎是則父不以其教其子兄不以其勉其弟爲之師者雖竭盡心力其不爲諄諄藐藐者幾希矣其不得已而至於詭隨屈曲以徇其子弟且徇其子弟之父兄亦恆情也侯子生當斯世而毅然不詭於流俗以古道教學者且不憚煩瑣委曲詳盡以爲之規而身自率勵此其心何心哉此其心何心哉爲之子弟并爲子弟之父兄者亦可相感而興起矣

蘇學景賢錄序

天下之事莫重於教天下之職莫大乎師非師之職固大也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八

能盡其職而後爲大也子嘗論天之生人必使之各司其責故自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庶民蓋莫不有專責而士獨無專責是故天子責在天下諸侯責在一國卿大夫責在一官下至庶民之屬則責在一身一家惟士不然進而遇則爲卿相爲王者師退而不遇則著書立言以俟後聖其所責每以千萬世爲量是士之所責其重且遠者如此宜乎天之上地之下職之大者莫士若也然而士不能自大問所由來必有從而受教者而受教者惟師則夫師之職之大何如者耶受是職者宜夙夜戰戰思所以稱之副之而今之爲學校師者往往不能盡厥職是故教之職至今愈卑而教之事至今愈壞夫教之職愈卑猶可言也教之職卑而遂使天下無聖人之師不可言也教之事愈壞猶可言也教之事壞而遂使天

下之士人竟絕聖人之望不可言也吾婁府學生仲至王氏起而憂之以爲聖賢之生必由學校而學校之振必由師儒於是與江夏劉先生脩輯學宮整齊禮樂而又於董事之暇爲姑蘇郡學志既畢集又輯蘇學景賢錄載蘇郡立學以來過化諸先生之賢者自宋景祐迄明正德凡五十有六人其閒德行道藝如胡安定功業如章質夫節義如陳直諫著述如陳子方高風偉節先後錯起曰是雖未必盡合於聖人或亦皆有聖人之一端焉使職是學與游是學者視吾書而有效法景行之心則大道之復興意者其在斯乎乃舉而問序於子予受而讀之作而歎曰仲至氏之心至矣夫學爲聖人弟子員之責也教人學爲聖人而惟恐人之不爲聖人先生之職也弟子員不能任其責先生不能盡其職而仲至氏釋序先生文鈔卷之四

九

代爲憂之惓惓然輯之書而垂勸戒焉則夫讀是書而不學爲聖人與不教人學爲聖人非先生亦非弟子員也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

水村讀書社約序

予自少時讀陶淵明桃花源記輒悠然若將遇之曰嗟乎安所得善地如桃源者吾將終身樂吾志焉已又讀三國志見諸葛孔明龐士元司馬德操諸人或隱鹿門或居隆中當季漢糜沸蠃動之時茲數人者油然而過嘯歌無間若不知天下有戰爭之事則又不勝慨然以爲人患學識不如孔明取友不如士元德操不患不得善地今天下日多故矣其亦有善地如南陽者乎於是與同志數人搜圖籍訪故老日求諸山巔水涯冀或一遇而終不得所謂善地既壯有志於聖人

之學應務之暇博覽先儒語錄竊見有宋諸大儒德業並隆
人已同治或聚良友於山水之鄉或卽所居爲鄉約之會優
焉游焉蓋無往而不得所爲三代也不覺喟然嘆曰用世避
世之道其舉在茲乎治亂世也而所以爲治亂者人之心也
人心不治雖全盛吾憂其不免焉不然一國之人心不亡則
一國之福未艾也一方之人心不亡則一方之福未艾也雖
有兵革不入善人之鄉吾爲天道信之用是又與同志數人
相約爲講學之會一意讀書自丁丑迄今蓋七八年於茲矣
盜賊之禍幾遍天下而吾吳獨幸邀無事不可謂非天之玉
成善人然吾黨從事數載同志者猶不過數人論道往還未
敢昌言時恐爲里俗誚讓則所謂善及一方善及一國者槩
乎未有當也而欲以永邀天眷其可冀乎石隱王子吾黨長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十

年之友識高而氣靜有人倫鑑其憂時尤爲獨切每過予談
論輒欲得一治心之鄉而託足焉卜諸近境咸以西北之水
村任陽爲善其地介虞婁鹿城之間僻阻窪下與城市隔絕
其中居人皆有古風數年之前燕餘吳先生移宅入居特爲
吾黨開先村之人皆化其德俗益古茂則庶幾乎天心之未
棄者乎至是言夏陳子與石隱王子又後先買田宅爲歸隱
計石隱謂子曰子未可以行乎子曰未能則亦以講學之會
先之可也石隱曰講學之實可以避世講學之名不可以避
世請易之以讀書可乎子曰唯唯石隱乃退而爲條約俾諸
同志者實從事焉

講學紀事序

戊子三月朔子甥舜光暨子及門諸子與予子允純請於余

始爲考課德業之會既卒事其明日舜光與諸子復請於子
祈爲敘言以勸斯舉且曰古者講學之日必有講義以勉士
友今先生之於焜等可謂訓之勤而誨之切矣苟無片言以
書諸冊得毋有久而玩者乎予曰唯唯教與學實相長師古
人之成法反覆勸勉以勵諸子卽因以自勵此固予之志也
然古人之能教人者莫不有盛德又所言皆成章今儀不敏
而當日所云悉皆隨事詮答語鮮倫次無可舉倡者無已則
姑以諸子從事之德業與古昔聖賢所謂內聖外王有體有
用之學一約言之乎夫德之與業非直小子事也在易乾之
九三有曰君子進德脩業德者體之立也內聖之所由積也
業者用之著也外王之所由成也德非一自一介之士一言
一行一念一事與夫卿大夫之三德六德以至於堯舜之精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十一

一執中微與著不同而皆謂之德業非一自弟子之六藝詩
書文章著作與夫受一命之榮而治民事神以至王者之平
章協和配天享帝小與大不同而皆謂之業德與業人之所
同而所以進之脩之者萬有不同患其不同而因思所以勉
之則考課之法生焉故考課者所以爲進脩之助也崇禎丁
丑子偶志斯道慮作輟無時因爲二錄自勉并約聖傳虞九
言夏諸同志共爲會更相考核幾於數載丁申酉之變而廢
及今伏處牆東放廢偃蹇自念所遭不幸發抒無時不傳之
學或幾自此而息矣乃舜光諸子一旦奮起而欲續之嗟乎
何其壯也夫德業之成存乎人德業之盛存乎天人者我所
得爲也天者我所得爲也故道德明立而時不可爲則君
子亦終身爲遜爲潛而不敢萌一毫怨尤之心然時雖未可

而幸或有暇則君子益亟亟焉務修其身以事天而顧委罪
時世放失頹廢陷身邪僻君子謂之自暴自棄其得罪名教
蓋莫大焉况乎時之治亂亦無常天無心焉實人爲之耳學
問立而善人多則天下治學問廢而善人少則天下亂君子
亦務積其學問以爲撥亂致治之人耳奈何一倏氣運爲天
地間不足重輕之人哉予故於諸子之考課不欲其僅爲一
才一藝一鄉一邑之小儒而卽望其爲守先待後開來繼往
之傳人予之志亦苦矣諸子勉之

是正錄序

先儒有言讀書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有疑中看出無疑故
學問不疑則不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予及門諸子皆
有質疑錄所以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也開卷有得而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十一

所得未必果是未可云得也則有賴乎良師友之教之而良
師友未必日在吾側則於是乎筆之於書以祈正於左右斯
亦學者之善務而吾黨之要事矣顧有是錄者或未必記而
記者或未必善卽記而善亦未必有恆錄亦幾幾乎難言之
舜光幼學於子器識醇靜而與諸君子有所講論舜光必相
從問答之間未嘗不灑然樂也顧於其退思之際嘗錄其所
疑問於予亦問質於確菴虞九兩君子旣而芟其繁錄其可
以存者統名之曰是正錄而請序於予夫錄名是正亦樂就
有道之義也而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然則好學一事豈僅
在筆墨之間哉舜光勉之

漫園文稿序

戊戌之歲予應張西山文宗聘輯儒宗理要書過澄江頌嘉
曹子與介臣沙子同謁予於旅次時介臣以詩見投遂究論
古今樂府得失而頌嘉則專論文貫穿周秦出入唐宋下極
元明諸子而獨歸本於韓歐八大家蓋其所得於韓歐者深
也余進頌嘉而語之曰子知韓歐之文之可傳亦知韓歐之
文之所以傳乎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者載道之器也古
之人道足於中發於外而爲言言之成章故名之曰文義文
之易所以述天人卽後世性理諸書是也虞夏商周之書孔
子之春秋所以紀政事卽後世史傳諸書是也商周之雅頌
十五國之風詩所以言性情卽後世樂府詩歌之類是也周
公之周禮儀禮漢儒之禮記所以載典禮卽後世八書十志
之類是也然而古則謂之經在今則概謂之詩與文蓋有
存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說焉古人之詩文先有道而後有言者也可以爲萬世法故
謂之經後人之詩文則詩文而已矣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
可得卽或有煌煌大言如韓之原道歐之本論亦庶幾乎聖
人之徒矣而程朱猶謂之倒學蓋先有文而後有道學爲文
而規撫乎前哲求其不倍乎道而冀其文之或傳也乃後世
之學爲韓歐八大家之文者并其所謂倒學者而忘之而日
馳騫於體格氣局詞論才情之末夫所謂體格氣局詞論才
情者如化工之於品物天風之於水波皆自然者也若徒爲
叔敖優孟則剪綵爲花壘石爲邱而已矣於古人何有焉故
君子之於道也盡其志而學焉內觀乎身心性命之微外觀
乎天地民物之大從容而踐履之優游充積而發抒之燦然
而理明油然而辭順無意於文而天下之窮老盡氣流汗奔

走而爲文者退然莫敢與之爭夫是之謂至文頌嘉聞余言而悅遂與介臣定師弟之稱而退今且數年於茲成進士矣粹其所爲漫園文稿以問世請序於予予讀其論文之書如云文章當先明理理明則識高識高則氣壯旨哉言乎是余當日之志也故其爲文博大而不詭於則雄奇而不踰於矩旁喻曲說縱橫幽隱而不傷於道其庶幾乎韓歐氏之言歟雖然予猶懼頌嘉之先文而後道也身心性命之微天地民物之大果能從容踐履優游充積而發抒之乎是予之所樂觀其成也不然恐猶夫先文而後道也今之柏鄉敬哉諸先生先道而後文者也頌嘉從之游必更有得焉其試以予言質之

三知編序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西

琴川遙集顧子明經道原先生之子也先生以崇禎初元爲鄉貢進士第一人時同貢者吾鄉則張西銘吳郡則楊維斗沈伯敘膠城則王內山梁溪則秦羽水諸先生也一時名流表表在人目而先生獨領袖其間故人謂先生方將以科名冠天下而先生殞矣時遙集之生甫六齡也先生家故清素熒熒孤子與寡母勉支門戶十餘年而天下又大亂遙集遂不復求仕韜光隱迹爲童子師以養母必誠必莊無有逸志又善愛護調攝師而兼保縉紳名家皆樂奉之以爲師間爲詩歌清真絕俗與予相遇於錫山之陽相得甚歡然予向未悉遙集之爲人也今年夏過婁宿予齋中出三知編示予且請爲序予讀之矍然而起曰此書其致太平之本乎夫天下之不治由於人才之不立人才之不立由於蒙養之不端

而蒙養不端則父兄師傅之過也昔朱子以小學教廢因別輯小學文爲童蒙須知以啟牖後進意良切矣而遙集以爲童蒙之知識尚淺所以先意而導之者尤在於父兄師傅因廣其意復爲父兄師傅須知共爲三知而旁搜古今名人之言以實之嗚呼使天下之父兄皆能奉此編以爲父兄天下之師傅皆能奉此編以爲師傅則天下之童蒙有不奉此編以爲童蒙者乎而蒙養有不端人才有不立天下有不治乎惜乎未能授之梓而廣其傳也昔五代之季人皆歛衽從戎至藝祖軍中始有寬衣博帶者父老指而相謂曰此曹出吾輩得睹太平矣吾亦謂此書出天下得睹太平矣故樂序其書而并爲述其家世如此

潛確書目序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五

予交瀛寰讀其潛確居兩世著書之目喟然發嘆曰嗟乎士生當世疇不欲以著述自見者哉顧亦思古人著述之意果何取乎蓋將以惠來世淑後學正人心而明經術也自三代以後更爲詞章之學於是能文之士逞其筆墨之長詡詡然自命爲著述遞相矜尙浸以成風回視古人立言之本旨蓋不啻去而天壤矣夫天下以詞章爲著述而詞章之盛又莫甚於吾吳推波助瀾日深月廣欲求人心之正經術之明其可得乎聞之海內之風氣係於君與相一方之風氣係於賢士大夫自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主教吾吳而吳之士始知有實學未及百年淪於草莽至明興萬厯之末高顧諸公起於毘陵以人心經術自任一時賢士大夫聞風興起吳興毘陵故接壤也芝臺先生從啟新錢先生游因得與高顧諸公

共切磋於性命之學今觀其所著書目及手自評閱者自四書五經性理綱目以及詩文子史原原本本無一不根於古人著述之精意吳門之爲瀛洛非先生其誰與歸惜乎值魏璫之難弗克盡展厥志而申酉之間復罹變革正學一途幾於衰息矣乃天眷斯文絕而復續令子太僕瀛寰以沈深之器兼卓犖之才當波靡板蕩之時整齊先業釐然具舉而又能開拓擴充廣前人之所未備予讀所輯書自目錄之外尙有詩史及啟禎遺詩之類俱有補於人心經術不獨以閎肆爲奇也我郡之殫心續述富於剗剗抱道而樂隱者有三君子焉於吾婁爲王子周臣於虞爲毛子子晉與瀛寰爲三王子羽翼經傳毛子有功史學陳子則兼治經史而更劬及百家其有補於人心經術則一耳抑吾更有慨焉士之遇不遇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六

新劉河志序

動民之心存乎誠成民之利存乎斷誠則無不徹斷則無不行蓋古人致功集事莫不繇此而今乃於吾州見之也吾州地濱海爲三吳委輸之區古婁江適當其境內婁江者三江之一也州人呼之爲劉河江南形勢凡西南天目苕霅諸水悉注震澤而徐繇三江以入海東江漫滅已久數十年來中

江繼淤止存婁江而婁江復成平陸旱則外水不得入潦則內水不得出痞滿之病六郡同受之而吾婁爲甚雖當事者屢疏請濬而利一害百旋且中止癸巳夏州侯白公自三韓來視茲土卽以興修水利開復婁江爲己任而親行相度役大工艱頗難經畫子友殷重顧子明於水學詳視州境以朱涇請朱涇者古婁江北道邑志猶有北劉河之稱而歲久涇塞已成陸壤兼之河名錯雜幾不可辨顧子謂婁江南出紆回八十里而遙朱涇直南城之東工相去什百又婁江浮沙所積難施畚鍤朱涇平地易爲力且無奏請酌議查覆勘報之勞命官設吏之煩牽制掣肘營謀派擾之弊惟朱涇便州侯是其說卜日舉行而羣情譁然咸謂不便蓋一則州中積荒之後一則以數十年來未聞大役一旦興舉恐漫費無益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七

雖老成者皆危之而顧子屹立不動力排羣議州侯復堅持之議遂定度地糾工不踰月而卒事崇岡瘠壤頓改舊觀五十里間渺然巨浸凡爲工三十六萬有奇而民不知勞爲費三萬六千餘兩而課不加損君子謂是役之成厥有繇焉有顧子殷重籌畫之善因得同事諸賢襄事之勤次則東南之地已爲石田民居其閒歲苦旱潦一聞濬令無不踴躍雖園林室廬無所顧惜故不日而成雖然役者勞事勞而不怨古人猶難之況今人乎是非州侯下車之始卽有惻怛愛民之意浸灌於人心使人人皆知其公而無私惠而無虐則雖家喻戶曉以開河之利能保其必信乎民信之矣而集議之時言人人殊卽所言無非爲公稍或智弗及照勇弗及決彈指之間成否判矣雖士謀之善民信之深乎而必歸本於州侯

白公者以其誠與斷爲不可及也河成之日土人名之爲白公渠以誌侯德侯曰是烏足以誌哉其名之曰新劉河謂之新者言有舊也是有二意焉使舊河而終無濬歟吾將以新代之使舊河而終當濬歟吾將以新先之州之人無不聞而樂樂而欲傳其事顧子殷重乃輯其開濬之始末而付之梓遂命之曰新劉河志

西北治田書序

欲豐本者務滋其生欲足國者務廣其利故謀利於一人一人窮而謀利之法與之俱窮矣不若謀之人人之爲無窮也圖利於一方一方盡而圖利之術與之俱盡矣不若圖之天下之爲無盡也吾友顧子殷重東南之士也顧起而集西北治田諸書何居蓋吾與顧子交最久最深而有以知顧子不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五

得已之深心焉顧子善水利之學甲午乙未間東南病旱澇在婁地爲尤甚顧子與州守白公謀開朱涇疏婁江浹歲之間兩役並興人不知困東南賴以濟今者東南之困不在旱澇有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濟者非呼號將伯之助勢將至於不可救乃顧子以爲欲救民必先足國國不足民不可得而救也欲足國必先治西北之田西北之田不治國不可得而足也善乎貞明徐氏有言曰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今京畿四輔以及山左近河瀕海之地皆國家附居之田也顧荒而不治待哺東南近廢可耕之產遠資難繼之餉豈謀國經久之道哉昔漢唐皆都關中實資沃野之利宋都汴梁運道四達民無轉輸之苦以西北而仰東南實始於元元立國不久經畫不周欲通一線汲汲修治其卒也終受挑濬

黃河之害有明之運雖因元舊然其稅斂皆仍洪武都南之額蹇夏諸公因循憚改後人因之重增漕費役煩賦重致生盜賊此皆不知附居常稔之說也夫不知附居常稔之說則不得不資東南必資東南則民力不得不困民力困而欲求國計之足雖桑宏復生不可復也然則西北治田之書其可已乎顧子既集其說又爲之序其言曰墾西北之荒以寬東南之力節東南之盈以濟西北之縮是書也非徒開西北以救東南實以建萬世久安之策也是端在西北諸公加之意矣

讀史筆記自序

先儒程子有言五經載道之書春秋聖人之用故通乎春秋者然後能經能權愚謂不獨春秋凡經皆體凡史皆用不知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九

經內聖之學不明不讀史外王之道不具二者不可偏廢也然史氏好誣傳聞失實大道既隱好惡日乖春秋而後無信史仲尼而後無筆削雖史書具存能讀史者鮮矣迨朱子綱目出而春秋之旨復燦然見於天地之間曠然發蒙學者亦莫不由是以定前人之得失雖然遵春秋是矣而春秋以前將誰遵信綱目是矣而綱目以後將誰信不精求乎聖人之體而欲泛觀聖人之用未有能得者也况乎聖人之用不存乎聖人之書而存乎吾人之心書者聖人使人因之以求其心者也心者吾人所用以求聖人之書者也以居敬之學力肆窮理之極功則雖非聖人之書而聖人之用出焉不然循守行墨拘牽文義或泥古而昧於時宜或執辭而害其志義雖春秋綱目陳於前吾恐坐論雖優致用則悖也儀自丁丑

來與二三友人從事經學而又懼不知古今無以明體而適
用乃復相約觀史更相議論各自舉其說而筆記之既成而
後折衷於春秋綱目以觀聖賢用心之所及嗚呼必如是而
後可無負於聖人作春秋之心必如是而後可無負於朱子
作綱目之心也已

贈蛟水吳公去思序

婁負海之國也其土地沃衍饒魚鹽蜃蛤其民俗淳古質直
重報施急公上自明末困征輸俗始凋敝國朝起而拯之
擇良吏撫循茲土民蒸蒸有起色矣已亥之役海氛忽動婁
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禁魚鹽蜃蛤之利民莫敢措手足歲屢
不登急餉之符又朝夕下窟免乘時爲奸民相顧莫能應於
是弱者棄父母妻子轉徙他邑強者且睜睛胥讒而攻詰犯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三

上之風以起垂白之老私相歎詫以爲吾婁人心風氣遽至
於此向者淳古質直之俗其遂亡矣乎庚戌之冬四明蛟水
吳公奉朝命來掌州事時方值大禘之後主者不能以民隱
聞漕事卒不得辦寒冬積雪追呼徹晨夕民之斃於飢凍桁
楊者不知凡幾公旣至蹙然傷之去苛厲除宿弊民之慶更
生者相賀於道未幾奸民有不便者爲蜚語欲中公公慨然
曰民之不可與莊語也如是夫卽日命駕行通國之人惘然
莫知所措或告縉紳縉紳曰公去吾民誰與活羣相約留於
堂公不顧毅然就道又羣約阻於道公又不顧國之紳士耆
老奔走圍呼於城曰公走矣公去我誰與活於是邑之大家
著姓以及閭井小民販夫販婦無不號泣奔迓如救火然或
卧於地或跪伏道左擁馬首不得行或曰公之行必由西門

一呼而集城門者以萬計運木石壘城闔四郊之民間公將
去者亦相率至城下城閉不啟相與聚哭於城門城內外殷
然震天公心動徐曰我郡行爲公事耳非去汝也民終不散
乃徐歸治予時與父老立道旁歎且泣曰吾婁之人心庶幾
其不死乎世之治亂天爲之人心之善否主民社者爲之也
吾婁風俗向以淳古質直稱而一變爲險訐今日之舉人心
頓復其舊挽回風俗非公之力而誰刀乎婁之民以上官去
任而壘城闔者凡三一爲明末四明錢公一爲國初三韓
白公然兩公皆蒞任久又風俗未壞若公則得之於期月之
間風俗大敝之後以此知公之感化爲神且捷也公歸治留
婁又四月煮粥活飢民以數十萬被荒逃絕之戶公爲設法
借貸完漕急餉如火緩徵以俟麥熟開江大役不動聲色勞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三

逸有節給發以時他郡飢民受檄來就河工者公廬舍飲食
之病者給醫藥死者具槨木爲民父母之道盡於是矣而公
方督各邑漕事四月之間以餘力庀劇邑非德厚如山才大
如海能若此之勝任而愉快乎公旣畢事將歸郡婁人士咸
賦詩歌咏之以予言率質徵序於予予伏處草莽久絕人事
今年春婁江役興各臺以予頗知水呂參末議識公於天妃
宮次外此未嘗有私謁也然公之德澤在人如日星麗天不
可以無記是爲序

贈湯公綸聘主鎮山書院序

夏陽雖小鎮爲漕艘所經重地又官舶往來其民率多負輓
送迎之苦往往盡室追呼幾無甯月以故民鮮餘貲其子弟
多不能就鄉塾明時鎮山宋公來蒞其地閱子弟之不知學

爲建書院以教之院之以鎮山名爲是故也歲久院圯將爲
茂草今雲間震雉顧公復主是鎮觀書院之圯乃慨然興思
曰此不獨爲子弟計蓋於國家之漕運亦有大係存焉夫民
生之促至今日爲已極矣其所以忘勞忘苦爲國家風牽兩
宿而不惜身命不敢怨嗟者爲尊君親上之義耳夫尊君親
上之義此豈可以片語單詞家喻而戶曉乎教之於暇豫養
之於童蒙使之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弟則尊君親上之義
亦可因之衆著於父兄也乃捐千金舉書院而一新之而獨
難於主是院者吾友毘陵湯子公綸明體達用之士先以游
沛縣爲水部常公所知一邑盡傾至是適從燕歸過夏陽顧
公聞之曰此吾民與子弟之所夙受教而信從者也急具金
幣造舟而請且曰人生之所以得有千古者能爲名教中任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三

一事耳某雖不才願與先生共此千古湯子不得已而諾之
時湯子爲常公所知以湯子非常才欲朝夕談論處以西席
湯子亦心許之矣茲以顧公意不得辭而心頗不安歸以問
於予予曰往哉夫常公之意以西席致吾子者非以吾子之
才爲獨善於西席也亦非以西席之任舍吾子外遂無人也
知吾子之才欲吾子之大有成就意可知矣而夏陽之民又
皆常公之子弟吾子膺顧公之聘教夏陽之民而因以餘力
大肆力於學問以答常公始終玉成之心則是行也不獨顧
公之心而實常公之心吾子其何疑焉湯子聞而樂之於其
將行也因書之以爲序

贈如皋吳白耳序

大江之北有白耳吳子今之醇儒也年二十渡江從我完趙

夫子游與子爲同門友時白耳定交於顧子殷重子從殷重齋持刺謁白耳一交拜彼此惟寒暄無所言後遂竟去子亦不知白耳爲何人矣迄五六年子與聖傳虞九言夏共爲格致之學以躬行相砥卽制舉業無敢事浮藻我完天子閱予文詫曰子文何乃似白耳白耳之爲人非特文欲爲程朱之文卽行亦欲爲程朱之行子乃悚然還憶當日吳白耳其人頎而長整而方頭容聳直色沈毅不可犯殆真能擔當斯道者自是胸中始有一吳白耳已卯秋言夏以試事入南都子語之曰如臬有吳白耳者誠吾輩營道同術友也盍訪諸旣而言夏遇白耳於白門歸述勉勵之言甚至歲癸未白耳忽馳書幣邀子渡江而北共證所得開緘發書語意鄭重子愧謝不敢止錄思辨錄數十條附寄白耳卽爲思辨錄條對梓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三

二卷復緘示子子受而讀之始知白耳亦爲格致之學與子輩平昔所助千里之遠有若符契於是夢寐中輒時時見白耳願一握手不可得矣申酉之間了變革大江南北皆罹兵燹私念戰爭之餘人事安全或未可倖得而賴天之靈彼此獲祐方擬買舟過訪白耳忽攜其二子翩然南來渡揚子懸吳會迂迴數百里之遙與吾黨諸子往復論道夫天下之憚於跋涉者多矣富者戀逸樂貧者怯斧資誰能不惜千里之遠抑其間亦不無經歷險阻冒犯霜露驅車策蹇以過都越國者然其人大率皆趨逐勢榮奔走名利求其屏絕世味傍徨求友於幽遐寂寞之鄉者殆絕無之吾之人有嵇康呂安者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古今以爲美談顧其彼此投契亦不過放浪形骸縱情詩酒以取快一時若夫天人性命之微

道德仁義之旨則孰與言之而孰與倡之乎惟吾白耳內以格致誠正之功治其心外以五經六藝之學教其子弟而又能躡屩擔簞不憚千里以求夫所謂心同理同者而與之切齋講貫然則吳子其今之人歟擬諸古人其得不謂之孔氏之徒歟吳子與子同年生其學先於子三載三涉大江與四方諸名流反覆印證無不叩其衷藏而盡其底蘊而子固以老母弱子之累不得出門外一步愧吳子多矣是故因吳子之來而贈之序以見吾志

贈邢杏江長者序

予以丁酉初冬被西山張文宗之聘輯儒宗理要書戊戌三月書成至江上卽廣詢邑中之賢者邑中多以杏江對沙子介臣者亦邑中奇士也執贄於子爲子道杏江甚悉且曰杏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語

居敬窮理爲本讀先生論學書深加敬服欲拜門下子笑而頷之亦謂杏江或有其言耳未必有其心抑有其心未必有其事然卽有其心今人中亦不可得矣夏五月再過江上寓蕭寺小樓時子方病絕人事又天雨掩關惟諸門人過從忽聞樓下屐齒甚喧有老人呻吟聲則杏江衝雨令其子扶掖而至匍匐登樓投刺稱門下弟子堅欲下拜子不敢當辭之甚力杏江執不已時予兩人皆病而杏江又遠來交讓開俱喘息不勝旁諸門人曰杏江先生向執意不可回先生毋固辭但病體不能下拜或交揖可耳於是乃交揖而竟遜子居右揖畢喘不能語旁有榻乃扶之卧少間灑然起拱手向子曰弟子之所以服膺於老師者不特朝聞夕死之意蓋亦有

夙願焉自世風之去吾儒而趨二氏也無論縉紳長者見僧徒則拜見道流則拜獨於吾儒則偃蹇傲睨堅不肯屈卽有一二能忘年稱弟子者輒詫爲盛事予頗不平竊私心自誓若當吾世而有真能學程朱者出吾雖耄必先拜受業爲天下倡今先生眞吾師也敢不拜因復下拜予急掖止之飲以參湯欲少談議而以入署急不得款語然予答刺猶稱晚生也數日後予出署宿門人曹頌嘉齋杏江又至執贄而見肅衣冠而拜曰不如此不足以見吾心予曰止止杏江亦知拜與不拜之間吾儒與二氏固有道乎杏江曰唯唯子曰長幼卑尊卽道之所在也二氏不知長幼卑尊之卽道故沙彌不拜其母而方術家且以父爲子若吾儒則禮義由賢者出何可紊也然則吾儒之門向者拘拘於長幼之間而不拜或者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五

卽吾儒之道乎杏江曰雖然生乎吾後其間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韓子言之矣先生雖謙弟子終不欲易初念也於是諸在座者皆興辭以杏江之誠不可却雖不拜卒定師弟之稱焉杏江名衡字孟平學於李鳳岐鳳岐授以學庸講義杏江更爲續說二篇至是以質於予予讀之鳳岐猶未免帖括而杏江則意在躬行也其論格物云格字有推勘裁正之意又有以慎獨爲絕情去識孤明炯炯者杏江曰當喜怒不喜怒當謀慮不謀慮何以治天下哉卽此可以知杏江之學矣予旣敬其人而又感杏江之意爲千古而發不可不一爲之表章也於是乎書且卽以贈之

贈崑山歸元恭序

癸巳之四月崑山歸元恭讀予思辨錄謬以爲不悖於道也

愛而樂之且將從游焉辛丑之辰造桴亭持此意甚篤子辭
之不獲時元恭少子二歲不得已遂定兄弟之禮且囑子書
父母生之上帝臨汝八大字欲置之座隅以爲進德之助曰
弟之所望於吾兄者至矣兄可無一言以勸我乎子惟夫元
恭今之所謂大賢人也承乃祖震川先生及尊人文休先生
之家學工文章能詩善學窠大字以申西之變痛心家國遂
絕意仕進遯跡山水之間往往伴狂慟哭人比之謝皋羽詩
歌古文橫逸豪放而又多經濟大畧人以爲陳同甫復出游
於四方四方皆重之元恭之爲元恭亦足以高視一世而自
同於古人矣若儀者行拙而才弱自知不足以樹立當世不
得已而爲朽鈍之學乃元恭不以爲朽鈍固欲舍珠玉而就
糠粃元恭其有望道未見之心耶雖然此亦元恭自學其家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美

學也昔者震川先生嘗從遊於莊渠先生之門莊渠先生其
學一本程朱而又湛深於經術震川宗之發爲文辭體用並
茂今讀其全集如與顧伯剛論一貫及山舍示學者與夫樂
倭論水利諸書皆煌煌明體適用之學論者不察顧以其文
辭之妙掩其實得此豈知先生者哉元恭而誠有志於爲學
則亦自學其家學而已矣夫古人之論孝也必以繼志述事
爲大故前人有未竟之緒從而張皇開拓之此孝子慈孫之
事也今以文休先生之文采震川先生之經術而尤未能如
程朱韓范之倫以實學尊稱後世此非我元恭之責乎然欲
求無愧於親先求無媿於天無愧於天此卽先儒主敬之功
也善乎莊渠先生之言曰天若無靈人心之靈從何處得來
又曰天與人無時不相接日月照耀便如以目觀吾風之吹

噓便如口氣披拂我茲數言者此昔日震川先生所親承教誨者也震川先生所親承之教誨而我元恭卽以昔日先人之所奉者奉其先人可不謂繼志述事乎則父母生之上帝臨汝之言其真吾元恭今日所當戰兢惕厲者乎儀也不才其精神力固不如元恭之萬一然猶記十六七時先君勸之以私規中有云一飲一食常維經義可以收放心或坐或卧如對聖賢可以却邪念儀揭之座隅愧未能副至廿七八爲主敬之學慮敬之或至於散漫也時奉一天以臨之主敬之功乃大進是其爲學之端緒頗有合於元恭之所志者故并書之以爲贈

陸新川先生七十壽序

予最慕嚶地多君子嚶之鄉土厚而水深其君子敦信而能

稔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七

文其小人力本而尚義蓋父生師教者有素故吾吳七邑惟嚶地最多君子憶自癸未歲漢陽黃赤子過婁與子譚道甚樂赤子方有嚶之行子送之曰嚶有陶菴黃子者讀其文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子盍訪之赤子歸而述陶菴文行甚悉且云嚶實多君子將與子聯兩地之好無何赤子北去子亦疎慵竟不得交於嚶然每當良辰永夕與二三同志講學論道輒遙指東南曰子必於是乎得友同志訝之未敢以爲必然也未幾天下當申西之會以爲友朋之樂不可復得乃忽於風塵邂逅中值吾翼王陸子當亂世末流未審何以遽能如此徐而叩其淵源則陶菴高弟也子不覺瞿然曰嗟乎向之所謂師教有素者固若是其信乎已而與陸子交益深陸子尊人新川先生方七十乃書其生平見示子捧而讀之益不

覺瞿然曰嗟乎師教有素信矣而陸子獨兼父生師教而有之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夫人之成立有得之天者有得之人者得之於人師之教也得之於天則必由於父之所生故古今聖賢尤以得天者爲貴程子之於太中朱子之於章齋皆得之天者也今新川先生其少也孝友而恭敬其長也存心利物不以一命之微而少懈其程其老也安貧處順勉其子以道義名節而不動心於浮雲之富貴雖古之太中章齋無以加焉陸子之得天如此亦何怪乎成立之宏且鉅乎然而陸子之心有不盡焉者以爲爲人子弟而得其父與師之傳則必求所以無負於其生無負於其教今者勵志隱居守先待後於陶菴之言無不明於陶菴之行無不行師之所教庶無負矣而獨計無以榮其親者故汲汲焉冀以親之

柳亭先生文鈔

卷之四

三

善聞於四方樂得四方賢人君子之一言以爲其親壽是其心誠善然愚以爲未足以榮其親也夫使榮其親而僅取足於文辭之末則其爲榮也亦淺矣太中章齋固賢然今日之稱太中章齋者不以其多頌禱之辭而以其子之能爲聖賢之學夫程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濂溪之教也朱子之能爲聖賢之學遵其師延平之教也然則翼王亦遵其師陶菴之教以爲聖賢是卽所以榮其親也已他又何問焉

鄭士敬孝廉六十壽序

從來當變革之際山澤之閒必多賢人君子爲人倫所推服者蓋其人之文章德業原足以羽翼當世不幸而適逢其厄則其精神之所掩抑每發見於述作之間以淑來學以慰後世而一時親被熏陶之士亦皆樂奉之以爲榮此儒林之盛

事也吾吳自文文肅姚文毅諸公以道義名節相砥勵維時
同游之士莫不一趨於正直申酉之間凡身為大臣者多以
身殉國其他若孝廉諸生或抗大義或甘苦節類皆竄身寂
寞之鄉怡情墳典之內若桐菴先生者亦其一入矣桐菴少
以文章名於時與徐勿齋楊復菴兩先生先後馳騁當其時
海內知桐菴之名者莫不爭欲得桐菴以爲重使桐菴稍委
蛇其間獵取科第特易易耳而桐菴一稟姜燕及熊魚山兩
公之教篤志守正專意學問及乎遭遇變革世之乘時會以
取功名者固弗論矣卽不然而放浪河山寄情詩酒以發抒
其悲憤無聊鬱勃不平之氣亦可以標榜聲譽而桐菴獨處
之若素安之若命閉門纂述寒暑不輟以易爲吾儒窮理盡
性之書尤極究心參考先儒同異之言欲勒成一書以昭示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四
无

後學蓋予自喪亂以後嘗兩叩先生之廬門庭蕭然里閭間
若不知有鄭孝廉其人者先生之於隱可謂得其理而遺其
形矣在易否之象辭曰君子以儉德避難又明夷之彖曰利
艱貞夫子爲之傳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夫德之與明固君子
所奉以終身者非若緣飾文辭矜伐才美足以驚世賈禍而
聖人猶兢兢乎儉之晦之則知處斯世者非深於易理卽果
能肥遯亦未必有當於三聖人繫辭之旨也況乎以終南爲
捷徑者耶今年清和爲桐菴之六十故書之以贈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青浦魏令君德化記

戊申二月望前一日客有從浦上來者述青浦令君德化事
予聞之不覺泣下嗟乎生民之膏血下盡於催科而死於桁
楊桎梏者十六七矣顧猶有神君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
青浦者乎抑不病國不病民以德爲政者未之前聞而况以
德化者乎因濡筆紀之令君姓魏氏閩人其起家未悉或云
以明經授官者也始至三日阜隸以大杖請號君晚視曰焉
用此吾以德化民耳阜隸失聲退掩口曰何來此傻物已而
吏請徵期君曰吾自有法乃數作十分分作三限月徵一分
限完三之一絕火耗無分毫羨民喜皆如期屬至其及限者
皆勞之以酒有不及限者君輦蹙謂之曰汝當筭矣筭則當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以錢子杖汝其速以杖費完額稅民踴躍泣拜自此徵稅無
不如期足額者十二月徵秋糧不爲限民舟車至者絡繹輸
米訖則詣堂皇看令君至不能容案桌爲傾動旁一人忽失
聲笑君呼欲責之民自請責因曰去歲以二十三石米僅交
十石今竟得原數不損勺合喜極故失笑耳君貰之糧既足
命糧長皆歸耕乃以十銀自隨呼運卒謂曰奉 朝廷旨糧
與五米十銀具在是不奉 詔者惟汝所爲運卒相顧莫敢
難大吏有哂其爲書生謂不克卒事者而君本年之課輒以
最稱終催科未嘗用杖卒如其言或曰是特欲於催科中行
撫字耳若兩造則甯有刑措不用者而君於訟獄亦然每兩
造具則溫言諭之如家人卽有曲直嚴諭之仍曲爲調解令
兩造皆心服乃己未嘗擬罪亦終不加撻罰邑素好訟構訐

無虛日畏縣庭費重多就兩衙決之自君之來民相率感動
曰何事煩吾君訟良已卽有爭者訴堂上片言立決無分文
費兩衙之庭蕭然也有城守某者感君德亦束其下不一與
民事一日輿從出會客坐談稍久別至門外輿從皆散去惟
一小吏侍人謂君平昔不怒如此事且當用杖君曰若輩向
恃官府多得錢故遭撻亦無怨今從我清苦無以養妻子若
更撻之爲不仁矣若輩卽不來我徒步往耳遂徒步行不數
武而輿從至亦不加誚責旁觀者無不驚詫以爲漢吏以來
所未有獨舊逋尙未舉臺牒速之君曰民力已竭可奈何大
吏急將自臨比君泣請曰民一受責錢皆歸隸卒公稅益不
可問矣大吏悟乃稍緩時海上軍有促餉者未卽應弁以遲
誤受細責以門扇自舁臥堂上君出署與同宿撫其瘡而泣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二

曰吾累汝吾累汝然百姓實貧奈何乃入署脫夫人簪珥悉
索署中物詣質庫質庫如所請持銀詣堂兼歸所質簪珥曰
民何敢典公物君怒曰若是則我誑汝耶汝不取物我不取
銀民乃持簪珥歸君以銀授弁弁亦感德不敢取一錢去顧
舊逋終無所著蓋此項多屬已徵爲官吏所蠹耗問之民則
爲重徵責之官吏則不能應或謂君曰是且當設法君曰何
法可設樂輸公助此欺天罔人耳吾死不爲也吾惟一去以
謝 朝廷謝百姓耳百姓聞君且去如失父母號泣聚謀舉
國奔走者累日乃畫策青浦之俗工織布棉三斤織布一疋
利率三倍乃議富室均出棉棉四斤三爲布資一爲織作費
合青浦織戶不下五十餘萬家家織布一疋旣成而售之價
可數萬以其三之一償富室貲本而以其贏之二爲官償舊

通民不費貲而但費力議既定君曰是或可稍累吾民耳民於是合力爲經營無敢或後君在邑止飲勺水幾不能舉火民無所用其力訶知某月某日爲令君生辰乃合邑之數十萬人躋公堂爲令君稱壽知令君不取錢皆齎食物凡黃童白叟樵夫牧豎咸負斗粟持疋布或柴一束菜數莖喧闐公庭如是者累日公固不取民皆負至公堂委之去或曰公將籍其可用者爲民補營通云予之所聞於客者如此友人曰此可以風世嗚呼此真可以風世矣爲惡者未必蒙福爲善者未必得禍此真可以風世矣

婁東形勝古蹟圖記

昔周公作周禮命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以知地域廣輪之數蓋善治天下者必使天下之全勢瞭然在自然後推而行

稗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三

之神而化之可以使一民一物無不各阜其生而適其性其於治一國也亦然李德裕之鎮吐蕃也作籌邊樓圖地形於中與諸將士朝夕指畫謀議卒得治邊要領程明道之合晉城也一人爲盜卽知爲某村某人蓋講之者精而察之者素也晚近以來治不師古官如傳舍有司視所居之位若非其有身不下堂皇目不周四境一方之疾痛疴癢無關於心故或偶值誕節有所餽賀則惟遠購珍異重輦金玉其上者亦不過作爲詩文稱頌功德玉軸錦章輝映左右而已其於國計民瘼則兩不及念也惟吾州侯白公以無欲之心行無倦之治動必愛民事必法古丙申十月爲公嶽降之期州之賢士大夫與四方之賢士大夫俱謀所以爲公壽者公聞而止之曰某不德不足以重煩諸君子無已則予固向有全邑地

圖之願其爲我攷索繪畫俾日置左右以贊予治諸賢士大夫皆曰諾乃博稽傳誌廣詢父老爲太倉州邑全境圖列之於屏經營凡旬有幾日蓋州之形勝險易無不載也田疇之高下水道之通塞無不紀也以及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無不周書而廣錄也圖成因捧觴以進公公閱圖而喜曰吾今而後益知所以治婁邑矣吾東按圖滄海之濱固圉之術存焉西望玉峯太湖諸水之所自來也南指婁江何以使劉夏之功再見於今日北顧七浦則尾閘一綫未可再塞也其若忠臣孝子之室廬墳墓何以表而葺之名人雅流之園林祠宇何以憑而弔之諸君子之所以贊吾治者至矣將復觴於諸士大夫諸士大夫復進而前曰屏之繪公之命也雖然今日之事願有以壽公也夫太倉之境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四

南至於嚳北至虞邑東漸於海西及於鹿城廣袤凡百餘里其間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繁衍人物之眾盛此圖之所得而繪也士女之謳吟父老之歎息田夫野叟之播揚而稱說此圖之所不得而繪也某等願以圖之所繪者贊公之治以圖之所不得而繪者頌公之壽其可乎公說於是諸士大夫皆起酌酒以爲公壽而乘桴之野人亦得以布衣隨諸士大夫之後也因援筆而爲之記

太倉州侯大城劉公申講鄉約碑文

代吳梅村

吾婁爲濱海之國土厚而水深地宜木棉饒魚蛤萑葦之利其民俗淳樸篤親重犯法凡供輸貢賦及期會徵發皆率先莫敢後守茲土者號稱易治自兵興後稍困徵輸俗以彫敝新朝起而拯之賦役之額以萬歷初爲準民稍稍有起

色矣己亥之役海氛忽動因而設防措餉婁遂爲邊地瀕海設厲祭魚鹽萑葦民不敢措手足歲復不稔調兵急餉之符又朝夕下民相顧莫能應不得已而用追呼而追呼愈急則愈不能應也乃至棄父母妻子不養甚或斥賣墳墓攻訐親黨以辦賦役其黠者則乘時爲三窟兔作奸犯科磨牙吮血蓋昔年敦親奉法之意枵然無復有矣或者見之以爲婁之民若是其放辟邪侈無不爲也而豈知其無恆產而無恆心以此此哉大城劉公來是邦庀政事問風俗慨然而嘆曰民俗之不古由教之不率也教之不率由養之不至也而養之大者莫如賦役乃更定舊法繁者簡之數者疏之甚者易之未三月而政聲作民如始舍之魚圉圉然慶更生矣公曰未也螟螣未除嘉禾不茂乃去其害馬者而階前三尺凜於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五

春冰民又洋洋然歌樂土矣公曰未也夫病之急者必治其標及其邪之既去則務休息而安養之參芪梁肉以補助之夫鄉約之教亦吾民之參芪梁肉也其可緩乎於是舉鄉約之舊而修明焉每月朔望鄉城遞舉公單車就講惟意所適進父老子弟諄諄警訓有大事則周諮於賢士大夫如修樓櫓除坍荒濬水道施醫藥之類皆節縮工用如庀家事噢咻疾苦如抱痲瘵一國之人皆感激奮迅願洗滌肺肝以報我賢使君父老至嘆息泣下以爲吾婁數十年前風俗固自如此不虞今日復見之也因退而謀立石以紀乞序言於予予惟鄉約之法卽周官三物教民飲射讀法之意吾州前此賢侯如四明錢公三韓白公皆舉而行之民未嘗請立石今茲之請立石何也噫嘻我知之矣錢公白公之時風俗尙厚如

初病之人元氣未散進以參芪梁肉彼固不知參芪梁肉之爲功也今則危羸一息旦夕不保起死者而生之無異於溝中之瘠一旦而得大還宜國人之涕泣歌舞而欲垂諸石也不可以不紀於是乎書

丹陽二孝子記

丹陽之東南五十里有地名荆城港里人王國相者頗饒於貲有幹才同里虞翔尤驍桀善訟不相下始議爲婚姻旣而不果積不能平翔遂結里中羣不逞爲十三太保以劫制國相國相不爲動翔益恨乘國相醉歸與其黨伏暗中邀之殺而投諸河此順治乙未年事也時國相妻虞氏有二子一女長洪元方六歲次福元方三歲女及期而已孤寡訴於官不能直翔視二子如孤雛腐鼠不爲意已而二子年稍長家貧

樛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六

落力耕事寡母知父前仇期必報或欲與之婚曰吾有父仇婚則念家室誰爲復仇者遂俱不娶康熙庚戌洪元年二十一福元年十八矣母虞氏病篤呼二子曰汝父爲仇殺汝兩人所知吾含痛不死者欲見汝兩人復仇耳今病且死大仇未復雖歸九泉目不瞑二子泣受命願捐軀復仇成母志母曰汝苟如此吾何憂撫其女曰此弱妹幸早嫁之二子諾母遂瞑二子治母喪合葬畢卽擇配嫁其妹召工鍛二利斧懷身旁曰吾以碎仇腦耳辛亥二月二十九日爲其父被殺之辰二子殺雞祭墓并禱於神懷斧以往時荆城方賽里社設高臺演劇男女觀者如堵翔從樛蒲歸獨酌臺下伸足踞坐旁若無人二子至驟斧之翔驚起大呼二斧交下頃刻立斃旁觀者駭甚優塲皆輟圍而責之曰若奈何白晝殺人二子

曰若輩無恐吾爲父報仇耳仇死吾兩人卽詣官不汝累時里中父老多有知兩家事者曰若真報仇耳無與地方事二子遂詣官納斧自首縣令方公出聽其事者爲縣尉某尉初無心見兄弟爭死且迫公論謂孝子曰若孝子以一抵罪足矣何必兩遂遣其弟攜斧歸已而諸太保懼連及喉虞氏入縣尉金必欲并罪福元尉追福元鞫屍於場驗斧濶狹有二欲夾福元足福元曰父仇旣報死固初心無勞訊鞫乃并入福元罪時虞氏惡黨俱懷利錐欲刺二子丹陽人咸怒驛中成卒聞之曰若孝子奈何使被困一呼而集凡數百人皆拍手譁譟諸惡黨懼不敢動城中諸紳士聞之亦咸敬二子作詩文投學博致縣令令義之具文以實情申各臺祈免死獄未具同里蔣仲初作雜劇傳其事予讀之歎曰世之復仇者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七

多矣然出於十七年之後又耕農不讀書且兄弟同志皆不娶視死如飴雖古之蘇不韋何以過焉抑其母能教二子復父仇沒身不忘亦賢母矣因以爲記

此與堯峰文鈔所紀黃孝子事互異姓名年月亦不同此作王堯峰作黃虞翔堯峰作虞庠辛亥二月爲康熙十年堯峰作十一年四月始皆傳聞異辭未知孰是裕仁識

陳母王孺人守節紀略

吾婁郭子人一義烈士也所居東濱海讀書守志足跡不入城子友張元樸嘗稱嘆其撫孤一事子未之悉己酉二月老友吳讓之以一帙見投屬子作傳則卽人一與其兄斯士所紀節婦之大略也子謂節婦未可作傳亦仍爲守節紀略以俟後來可耳節婦之夫兆先固浙籍祖父徙婁之劉陽堡遂家焉娶郭氏卽人一之姊兆先性倣儻不矜細行諸內

兄弟中與人一尤契厚中年因家難亡命北走京師辦事三輔未幾國變兆先固多才善結納仍以舊資爲通州倅與觀察陳公自修通籍今江南藩臺修公亦雅重兆先稱兄弟焉修公先到高唐兆先入其幕殫心佐政修公倚之若左右手時元配郭氏先以亂死遂於維揚繼娶王氏卽今節婦也歲甲午至婁以王氏倚郭氏昆仲而復至高唐修公固豪於酒兆先每與痛飲遂得腸疾歸婁就醫臥人一園亭中竟以疾殞時王氏甫十七歲孤雛龍兒僅而月未卒前一日兆先呼人一至榻前以王氏母子屬之且授以片詞曰託孤天下難事人一獨易人一固血性男子也王氏能守則守之不能則聽惟留龍兒存陳氏一脈耳問所遺則囊無一錢蓋兆先素豪俠有所得千金立盡絕不以生產爲事也人皆爲人一難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八

之人一曰兆先知我且人已沒而却之不義乃竭力爲營殮事以王氏少俸母子依孀姊以居且慮其無朝夕資爲多方理宿逋置田二十畝以給衣食孤善病則百計求珍藥以活之兆先之族有利孤死而并嫁其母者謀將鬻之氏藏刀襟帶間以死自誓謀遂寢人一於是始知節婦志然念終非久常計乃攜孤兒持田券詣州求判牘歸陳族陳族避不納氏所居去人一十里薪米之費皆人一朝夕遺之如是者歲餘適觀察公有書至言氏母子宜權歸母家乃資送還維揚維揚之俗素不事女工而氏之父母又素貧力不能給二口稍以衣食爲言氏曰無庸予與郭氏兩孀俱女紅勤苦早習之矣乃夙夜織維以自活然終不能給無何江上有警父母親戚咸謂曰揚城旦夕不保汝年少將奈何孺人泣然泣曰

大人無慮但善保孤兒階前三尺地是兒死所也父母終不謂然令隣媪委曲微諷氏發怒引所坐木杌提之媪失聲而遁父母知不可奪乃聽之每歲則走一力至婁取田租時婁湊饑所出租不能供賦役人一必借貸以遺之曰我以成婦志如是者數年或謂人一子竭力爲陳氏數年中陳氏母子且不可保矣人一日吾知不負兆先不知其他顧亦竊心念之以爲維揚風俗頗不尙名節一母子豈能力砥頽波耶歲戊申乃同陳氏舊僕走維揚親訪之至則王氏荆釵布裙儼然老節婦龍兒明發年且十三駸駸露頭角矣見人一如從天降不禁悲喜之交集也拜且泣曰君活我母子微君無以至今日又令孤拜且撫之曰昔年君家昆弟常慮我不克終今我不足慮矣奈此子何蓋慮其不能成立也又曰兒父淺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九

士在苗兒父之父母亦在苗吾母子終當歸苗耳雖父母恩不忍離然嫠義在陳矣其明大義如此人一歸爲鄉里道其詳且與其兄斯士同筆而紀之子旣讀二君所記又參以老友吳讓之朝夕所見聞不覺作而嘆曰嗟乎託孤守節天下兩難事也託孤如人一可謂不負兆先矣然人一不負兆先而寡婦或負人一則不成美譚今守節如氏可謂不負人一矣抑有託孤之人有守節之母而其孤或不克自振則旁觀猶未免爲扼腕乃聞孤兒能讀書知母氏勤苦三善咸備茲事可謂無遺憾矣所可憂者當此困阨之時或艱於成立而又聞觀察陳公右藩修公時時卵翼之近且有一二百金之贈則他年成立之難又何憂哉又何憂哉於此知不特人一爲義士王孺人爲節婦明發爲佳兒而兆先能知人取友亦

非常人也可以記矣

書黃孝子尋親紀程後

子讀歸元恭黃孝子傳既爲之跋其後矣今讀孝子自記尋親紀程蓋不勝喟然有感焉孝子家庭之庸德自溫清定省怡聲愉色而外無餘事矣然已幾幾乎難之至不幸而值人倫之變如曾閔諸賢則古今尸祝以爲純孝其若勢有不能爲力有不可勉雖聖賢不以之責人不強人以所難也如端木黃孝子之事其兩親越在異國其相去萬里干戈載塗虎狼塞道使孝子卽不往尋而終身哭泣思慕以盡其心志此亦聖賢之所不能責矣抑更有進者孝子有子尙幼聞孝子之行也其內哭而送之曰君之尋親固爲孝矣今子尙幼尙君不歸則誰更如君者言絕沈痛而又本於禮義使孝子念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十

宗祀爲重欲行中止又誰復以不孝責之而孝子終己不顧毅然就道今觀其所紀道路之遠跋涉之艱經歷之險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出萬死一生以求二親而百折不回卒如其願孰有如吾孝子者乎藉令孝子志雖堅力雖竭而所期竟不得如其願此亦無可如何之事而孝子竟得如其願於此見天道之報施雖極紛紜變亂之中固纖毫其不爽也吾妻舊學博文介石先生者固滇人也以世變隔絕不得歸今年年矣孝子至滇知介石先生所居城且屠而家獨以世積善得闔門無恙以此觀之人患不孝不患不能出其親於險阨患不積善不患不能全身家於亂世其尙勉之哉

書淮雲問答後

儀幼不敏承先君子之訓頗知好尙見當世科舉之士雖誦

讀孔孟而惇戾師說恣行非義心卽自恥有不欲苟同之志
顧所遇多厄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明訓正弱冠以來漸日放
廢泛濫詩文旁及元釋間從一二豪勇習擊射兵戰之法俛
偃無之坐耗日月不知凡幾矣自是以後覺遭事變操心慮
患匪朝伊夕每遇讒詬叢生怨謗交作輒呼天自明困窮抑
鬱中往往見己心與天心相通處旣而思之曰豈惟我心凡
人心皆與天心通人苦不自知耳因謂孔孟言仁從來註說
甚眾不如人心天理四字明白確當自是始識得一仁字至
丙子友人虞九江兄以了凡功過格相約儀心甚愛之己而
覺其儒釋混淆本末顛倒揆之義理多有刺謬乃創爲格致
編并約友人聖傳盛兄言夏陳兄爲隨事精察之學當此之
時亦第謂讀書行善儒者之常初未嘗知人世間有所謂道
存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十一

學一途而亦不敢謂聖人之可以學而至也從事一兩月用
力頗銳四書傳註常若有人從耳旁告語者一日方途行忽
悟敬天二字爲聖門心法胸臆之間如撤去牆壁一時驚喜
不知從何而來明道所云吟風弄月孟子所云手舞足蹈未
可以言語相喻也自是又識得一敬字由此知天下之人無
一不可爲聖賢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耳三月望後諸兄咸
集儀齋互相講貫時虞九兄尙兼事釋學各執己說相持不
下翌日儀更作書論動靜之理言夏賦詩相答且告諸虞九
力正其謬虞九亦奮然決去一時之間四人相對純如也四
人之中言夏天資又最高每與儀橫經坐論並榻臥語有不
合輒相對質難及其合也相悅以解蓋不知言夏之說出於
儀抑儀之說出於言夏也儀嘗謂言夏曰古人之中契厚知

心者有之未必相從而講道抑相從講道者有之往往挾持私說分立門戶求其虛心從理舍己不吝如吾兩人蓋未可多得耳言夏亦以爲然由是相勉不倦戊寅又得友人錢兄蕃侯夏兄玉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修言夏更爲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稍擴充之每旬日必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咏歸蓋駸駸乎有鹿洞鷺湖之樂矣冬儀遭家大人之變寢處苦塊不敢與聞德業至己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荅之舉儀以居憂不敢聞命諸兄相強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兄如在天上秋間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爲之序曰以存始事用識不怠印溪尊素曹兄有志窮理盡性之學聞而樂甚今年春亦與其列嗚呼盛矣聖人之道自程朱而後絕續者幾五

程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三

百載降至今日蓋不知仁義爲何物強而語之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而諸兄乃津津好之又從而擴充之雖由此而至於開來繼往亦奚難哉憶昔幼年之時先君子教儀書曰讀書成聖賢古人之學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又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宣聖志學何年讀聖人書所學何事儀時方少未甚深領今日讀諸兄問荅殆真所謂古人之學聖人之事矣而先君子又不及見嗚呼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庚辰孟春識

書吳白耳贈言卷

癸巳春二月如臯吳子白耳過婁譚道與吾黨諸子共論格致之學將別吳子請於諸子曰古者朋友相見必有贈言之禮今予將歸矣諸子豈無一兩言爲予終身之勗者諸子因各書兩言贈之予無以爲贈亦書兩言曰工夫依大學道德

在中庸書畢吳子更請述其大要子惟吳子之學程朱之學也程朱之功在於表章大學中庸二書以爲學者入德之門以昭聖賢功用之極今天下之於二書自天子以及庶人凡八歲入小學以後亦靡不誦之肄之講之述之矣然童而習焉皓首而莫知其故無論耽逐華譽汨沒科舉者徒以二書爲取富貴之資卽古今以來號稱大儒其於二書之旨固已貫串靡遺而往往以好奇喜新之故另立宗旨別樹門庭一理之中千歧萬派至於近代尤爲紛紛不一執此說者則非彼說持彼論者則嗤此論夫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陰陽無二氣人無二性聖人無二道則學者必無二學苟人執一說家樹一幟則屢變之後紛呶愈起其必至猖狂妄行肆爲隱怪使後世之梓亭先生文鈔卷之五

三

士疾理學如仇懲噎廢食未必非諸前輩之過矣夫大學之外有何宗旨自古二帝三王以至周公孔子無不從此中致力無不從此中入手而後世之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者乃顧欲凌而上之歧而二之叛而去之無怪乎後世之學術愈多而大道愈晦也天下偏僻之行皆起於人心之不明人心之不明皆緣於學術之不正是故學術不正則隱怪之人作又不幸而其才足以濟之一唱百和鼓簧斯世由是以及於鄉國由是以及於朝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積漸之久而至於上干天心下累民和以致水旱疾疫盜賊兵火馴致大亂揆厥所以豈非率由隱怪之流學術不正以至是哉夫中庸之旨始於中和而其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知一人之心術其所係於天下萬世者蓋不小矣既

知從事斯道而不能體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實以三
達德行五達道成功於參贊位育則與夫日讀大學中庸而
不知其旨徒以爲取富貴之資者何以異哉吳子能爲程朱
之學能讀程朱之書者也故因贈言而更爲述其大要如此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五

十四

卷之五終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陳氏二子剛方字說

木必有松柏之質而後可自試於歲寒人必有堅貞之德而後可自立於叔世何以言之當春陽和煦之時眾卉敷榮披之以春風被之以春日雖柔柯弱草未嘗不欣欣於大化無私之中也迨夫隆冬歲寒嚴霜急雪巖谷俱凍百草萎壞當此之時求其挺立不彫屬之柔脆者乎屬之勁直者乎惟人亦然唐虞三代春陽和煦之時也勞來匡直其爲春風春日也大矣自此而往世日益下則所以和煦乎人者亦日益少非有卓特之志貞固之操何以立身而致行河南東夏簡庵陳子以清節世其家者也當申酉之間伏處不仕名其子曰剛曰方而問字於東海之陸子陸子曰善夫柔而能剛靜而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德方此孔子之所以繫坤者也夫坤之時何時乎使孔子以坤道訓世則柔與靜足矣卒此以往將奄然媚于世者皆可謂之柔而靜而乾道或幾乎熄矣申之以剛方其有乾德之思乎吾以是知陳子之命其子以從陽也以自立也雖然不可以不善其用也子瞻氏之爲剛說也曰剛者必仁非剛者之必仁仁而後成其剛也剛而不仁爲暴而已矣鄴侯之賦棋也曰方若行義夫義也者宜也宜也者時也方而不知時宜爲腐而已矣爲之字剛曰仁思字方曰義思仁義大道之旨也仁義所以善剛方之用也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剛方天地之道仁義之道也盡乎人而後可以參贊乎天地爲二子者勉旃

構李巨手吳子始構祀齋與其少君項朝夕吟誦其中
有詩刻行世巨手至婁子讀其詩得接其人蓋奇邁卓
特之士既游四方歸深悉世故復構一室隱居讀書名
之曰危獻可陳子爲之說夫祀古萬字也於數爲盈於
義爲博吳子其有博學之思乎博而不己必盈盈而不
己將有窮大失歸之慮焉繼之以危惕辭也吳子其又
有兢惕之思乎桴亭陸子喜爲兢惕之學者也故不辭
而爲之銘其詞曰

石敬巖傳

孰危爾身富貴勳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
聰明戒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續知危而危其危
也爲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六

二

石敬巖予所從受劒槊之師也崇禎癸酉平湖沈公萃禎備
兵吾婁時江以北海氛日甚沈公留心武事聘東南技勇練
兵教士敬巖應聘而來同時來者有曹蘭亭趙英及少林僧
洪記洪信之屬獨公稱最自曹以下皆推服年已七十餘猶
力舉千鈞盤舞丈八矛龍跳虎躍觀者皆辟易有程某者徽
人亦善梨花槍妬公憤言於眾欲與公較公與期曰角技前
一夕程忽遁去予念時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則兵革之
事所不能也乃延敬巖而問技焉三年中頗得其術甲戌流
寇躡中都圍桐城公所與游壯士趙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
要公與俱公辭以老英曰我輩平居以公爲膽公不往我輩
何所恃遂強公行二月十二日追賊於宿松賊伏山谷中空
城以誘我師輕追賊伏起斷中堅爲二文達死之公與英猶

未食分左右奮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馬蹶被執公大呼
往救槍鋒所及無不披靡圍散復合者數已而槍折馬斃公
揮短刀步戰猶力殺數十人至死不仆初公與予論馬槊謂
馬上槊猶馬上箭對韉抹鞅乃可發槍若分踪者全恃馬力
倘敵馬力強能折人槍故馬槊以渾鐵爲貴公之死卒以圍
合敵眾槍力不及而賊馬又甚強皆如其所論云死之日皖
人異之招其魂祀之余忠定廟下吳人陸嘉穎賦詩哭之買
隙地具衣冠以葬太史海虞錢公爲之作石義士哀詞并序
其事焉公常熟人名電先世爲元大臣國初抑之爲貧戶太
史謂元時丐戶者誤也萬厯中白茆薛四鬣以鹽盜爲橫於
海海虞令耿公橘陰募力士數人斃之公其一也應募之日
耿公畜之署中自教以擊劍之術故公之劍實耿公所授已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三

西從都清道陳監軍征兩江黑苗公被重鎧先登揮三尺鐵
入萬眾中遂破同安諸寨以功至都勻參將尤精梨花槍與
河南李先復同師傳而公技更勝游少林伏牛五臺皆盡其
妙槍法遂爲江南第一嘗見其所論萬派歸源者千人中可
獨出獨入昔唐荆川與俞將軍天被論槍風月樓所言圈槍
特小小手法耳據以爲學之三年洵英雄欺人也游山東韓
晶宇中丞聘之教子與浙人劉雲峯同學倭刀盡其技故公
言步戰惟長刀最勝當馬斃步鬪時公仰天嘆曰使吾得長
刀一賊不足盡耳卒以器械不利以身與敵悲夫

毘陵蔡仲全先生小傳

毘陵一郡以天文律歷皇極性理疑難之學著稱於時者人
皆知有蔡仲全云仲全諱所性居毘陵城西山林里相傳爲

晉司徒道明蔡公之後世以耕讀爲業少時諸同人皆習制
舉業仲全獨喜觀綱目性理及先儒語錄十四五營和其先
人仰懷公東溪詩有若得臨深不愧影春光風浴可從游之
句識者知其後必以儒行稱十七八見聞中顧茂猷以五經
中式遂奮然欲效之力通五經每小試輒揮數義然是時制
科法弊游庠序者非賄賂請託不可得仲全又力持古道以
爲進身之初必不可由詭遇甯受擯毋捷得人皆笑之仲全
泰然不爲意焉申酉間遂絕意于祿足跡不入城一意讀古
家無書每從人借讀嘗得二十一史日讀一本計四百八十
日而遍略皆上口凡天文歷數律呂皇極洪範壬奇之屬悉
不由師傳仰而闕俯而竿讀而疑疑而復讀不能遽通則擲
書於牀縱步田野間或立溪流樹影與樵夫牧子互語忽一
椹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四

意悟到倉皇奔歸索書急讀則古人之意已豁然矣如是者
數年始入城憲副岳虞巒方注易與語大奇之留共參訂每
嘆不及同時有一菴升書二馬子者遂於理學一見相得甚
歡引爲性命交朝夕切礪庚子徒步三百里訪予於婁婁中
諸賢與仲全接席者無不咋舌稱嘆仲全歸益以絕學自任
其族人靖公進士聚友數十人從之講五經同異仲全南面
踞高座言如河漢聽者俱屏息或問有可否則務取理勝相
掩不以辭長也一時縉紳名流及聰明傑出之士皆樂與之
游仲全悉出其胸藏無所吝毘陵明天文星歷律呂諸家如
二馬子楊爾京龔武仕之儔皆仲全之切磋爲多性至孝友
父仰懷公病目仲全日以舌舐目病結以指導其冀母章氏
姚氏之病雖厠膾之屬必躬必親居三年喪蔬食異寢如古

禮有姪中年逝爲養其孤寡修脯所入輒代其弟完逋賦子
苻能讀書力耕養父米鹽之事一切不問也與人交和易善
笑語如醕醪之醉人毘陵城中人士好學者見先生輒迎致
如洛陽故事家有行窩每入城隨意所適無專舍貌樸如野
人與乍接人多忽易久乃益敬常遊西泠達官見者不爲禮
語一再接驚趨下座再拜稱謝呼爲先生顧又有機權遇事
能談言微中西戍之際有大盜高三倭者官兵莫敢近仲全
往說之三倭立散其眾詣城中降里中人卽素有城府與人
冰炭者見仲全無不立化也同人咸比之邵康節以爲性情
作用皆近似至於人讀易書難仲全讀難書易則又與宋之
西山可比肩稱二蔡也

野史氏曰仲全眞風流人豪也哉古昔之士以布衣雄世者
梓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五
往往而有若近代則諸生以下鮮能自立卽有以翰墨游公
卿間者此妾婦非丈夫也仲全深居田野以博學名動一時
衣敝緼歷朱門雄辯高談傾服四座時人以比康節西山夫
豈過哉

海烈婦傳

余讀歸震川先生集見所書張貞女死事貞女固吾郡嘉定
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嫗多與人私不避其媿貞女醜之
竊誠其夫亦時時幾諫客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嫗嫗怒與羣
惡少謀欲併污之姑一嘗試知不可犯乃共謀殺之鞭箠刀
斧無不畢具貞女被慘毒以死震川至安亭悉其事適時又
有欲緩其獄者震川爲呼籲士大夫間主持公論不遺餘力
嫗惡少始得擬罪死獄中嗚呼女子之死節猶士大夫之死

王事也士大夫讀書知禮義求其能死王事者千萬之中未
可得一二而里巷之婦人女子能之可謂表章揚扆非我輩
事乎康熙丁未正月二十七日常州毘陵驛有海氏死節一
事氏徐州人固小姓夫陳有量孱弱僅知書貧不能活時海
族有爲松江營弁者往依之值他調又往江陰依姪永潮潮
營兵也復不能活乃轉至毘陵謀便道歸僦屋半間爲權寓
計有惡少楊二者故酒家傭卒見婦駭曰此何爲者貧而麗
殆奇貨可居耶乃故與有量暱黃以酒食亦稍貸其乏計得
間而婦深自引匿無由款接復與有量飲血神祠結兄弟歡
始得以叔嫂禮見一日有量出二乘間挑之氏厲色疾叱二
倉皇遁已而悔曰吾利其姿耳與若夫交甚無謂且屢貸未
償將安底乎會水涸糧艘滯集肆前取酌有旗丁林顯瑞者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六

六

與二狎二導之窺婦林魂魄蕩然不能禁語二曰若何以教
我使得一近誠死無所恨二曰奚止得近若誠聽我策且使
入穀終身爲若妾矣彼徐州人方謀亟歸汝能貸若傭納諸
舟中惟汝所欲爲也林大悅二乃復招有量給之曰兄欲歸
久矣此間有便舟甯用附之耶有量曰甚善顧無費奈何二
曰弟爲兄謀不必出貲且可得錢償諸負資斧成取給嫂亦
得安歸有量大喜請策安出曰有漕舟主人覓傭書者兄善
書此一機會也有量諾之得聘金三二筭償諸負三金立盡
歸語氏氏問誰何有量以林告曰是頃與二同過我者耶彼
往者目矚我其意常在我也且二匪人其所與必不良不可
往有量亦疑然金已散莫可爲計婦終期期不可林囑衛弁
以誤運遣卒習有量夫婦登舟居第三艙氏益韜晦不得見

林復謀諸二二曰夫在故也林復以甘金付有量令往蘇市
質纜且曰若有羸卽奉爲行資有量以語氏氏持不可問外
方呼登舟急一小艇泊船前有量不得已奮袂出疾棹而去
故事糧艘行必祝金龍神演劇於臺是日林欲挑氏乃泊艘
於臺傍豐治酒饌命所私二舟人婦叩扉饋氏曰頌神惠也
氏投却不納復垂簾船門請觀劇氏闔扉不一觀復顧二曰
彼戲且不觀奈何二謂林曰世豈有婦人就男子者吾與君
致之舟餘豈能相助君健男子乃不能制弱骨耶林大然之
亟歸使二婦持白金五錠列案問語氏曰此林君權以奉娘
子者他日出口過維揚當再市珠帛爲娘子歡氏怒揮其
金毆二婦出詈聲達於外林雖知不可然終以楊二之言爲
然夜二鼓穴艙板以入掩其睡也見氏方危坐大呼殺人舟
倅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七

人雖聞屏息不敢問持之急聲愈厲驚寤鄰艘或呼曰林某
何爲者彼旣不願林某何爲者林沮喪退微聞哀泣聲又聞
窸窣聲已而寂然揮二婦視之投纒就瞑矣時年止二十有
一也林皇遽謀匿尸米中俟隙沈於河禁舟人無上岸越三
日念有量且歸林之弟行四建議懸千金募舟人能死有量
者長年藍廷欣然應募得登岸卽持金密首於監兌司李朱
公公閱牘大驚燒燭傳經歷授以牘戒必得賊經歷君者名
明素多智時告密者方匿且糧艘如櫛無從拘獲乃亟趨官
所發篋得受兌籍載某月日衛弁雷播霞名下旗丁林顯瑞
米若干石曰得之矣啟城門鑰呼弁於夢寐給之曰適奉嚴
檄某艘匿逃人盍往勘弁悚懼如約偕詣艘呼舟人點名至
顯瑞曰此逃人也眾方聘貽林亦肆辨忽燭光燈影間藍廷

躍出林驚曰汝往蘇那得在此經歷以牘示之知事敗語塞就縛次晨以白金一斤啗經歷且白己實與婦姦其死者由舟人婦醜之也冀以和姦得減死且祈緩獄經歷怒投金於地疾往驗尸藍廷從米中舁出玉色如生氣勃勃若怒狀衣外稍完好餘盡鶉結而凡衽被上下褻衣和袜皆連綴密縫牢不可擘蓋有量去後自紉以備倉猝者也萬目環視闕然稱歎至有泣下者林乃不得以和姦爲辭如法論斬獄既具上之司李覆讞無異林復賄衛弁爲投牒代辨言氏死反目且漕限迫領運者難猝代司李執不可遂通詳上官林弟四走淮安囑其兄三且告總漕如弁指希促運提質反覆緩死而司李申詳已達如詳論罪三憂億嘔血暴卒林計窘悔愧自怨述氏前後堅貞狀以告同獄故外人流傳益悉更恨誤

聽楊二術不令獨生適有量吳門己歸江陰營兵永潮亦至連控二二逸捕獲之與林同質林堅質爲一誘加嚴刑比出就獄永潮奮長錐刺之市人不平者以萬計咸共毆二二哀號宛轉入獄卽死輿論快之土人競捐貲立祠擬肖像啟其棺已七十餘日顏色不變觀者咸詫以爲神祠在常州西門毘陵驛畔俗所稱龍嘴者是也一時爭相歎頌題詩者屋壁皆滿自達官貴人以及窶人乞丐無不趨拜瞻仰捐貲恐後亦足以見三代之人心矣嗟夫子因之重有感焉烈婦之事與嘉定張貞女其不幸同其死同其志同也然貞女以不及豫防身體髮膚備慘毒以死當時之人猶有疑其不能無辱者賴震川爭之而後定若烈婦之死則寸膚不露故和姦之誣卒不能浼而寃以速伸嗚呼可謂勇能捍暴而知能衛

身者也雖古稱引斧斷臂何以加焉

漕兌揭

戊戌代江南者糧

揭爲漕事極壞懇除中耗之弊上以利國下以利民事竊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官則官利古之所謂倉廩實府庫充也在民則民利古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惟至於中耗則僅飽奸吏貪胥之腹而民生蹙民生蹙則國計日貧蓋從來漕事之極弊未有甚於江南者明季至崇禎之末漕事稱最病矣然官軍臨兌糧長每百石加耗不過三四石耳其時民間交米與糧長每石卽有至加二三者己不勝騷然繁怨矣迨順治三四年漕費日增一日初猶謂其偶然冀後來或有減少之日至七八年竟立隨漕雜費之名日新月盛運軍以糧長爲奇貨奸棍以倉場爲利藪平日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九

民戶之有身家而稱良善者皆深自逃匿惟恐爲人魚肉而積年之奸猾市棍劣衿無不羣起而入倉場串同各衙門書吏打合運船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應以蠶食糧長如同一派兌也米多者宜先派米少者宜後派總書則故意派其少者或後或先或遲或速或一石而撥幾軍使糧長無往不受顛倒之累則總書從中取利謂之撥花同一出兌也糧長與官軍互論使費此多彼少尙無定局糧長中卽有奸棍串同官軍首先出兌故意多出贈耗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謂之做樣又各上臺承差朦朧上臺以爲兌事稽遲非催督不可承牌持票以催督爲名謂之押兌其實與官旗相爲表裏如去歲某縣官旗得民間耗銀百兩押兌公然分得二十兩是三種者皆官旗之羽翼也以外又有倉夫本對諸蠹往來

煤孽其間無非奉承官旗魚肉糧長者非親官旗而惡糧長蓋如此則得利不如是則不得利此輩亦以利爲主耳官旗得此幾項帮手所以意氣日驕需索日橫於是有踢斛淋尖樣米以至三筮三湧三捧種種惡套又有開廢畫票押伍長酒錢裝載船錢倒籬種種名色以至講兌則相爭如戰鬪通關則繁難如勅書弊日甚費日增又往往假借上臺之威靈以行之於是各處有司其賢明者袖手吞聲而莫可如何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利此更有口不能言筆不能書者所以舊歲漕兌舉其甚者言之如崑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兩者去歲米價糙者每石六錢七錢今耗銀至六七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也其糧長包兌收民間之糧則竟至每畝六斗夫崑山額米每畝一斗七八升今至六斗

梓亭先生文鈔

卷之六

十

是常以兩倍餘贈一倍也聞之官軍運糧每米百石例六十餘石到京則官又有三十餘石之耗是民間出米三百石則朝廷止收六十石之用也 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 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其爲痛哭可勝道耶是以江南諸縣無縣不逋錢糧而江南諸縣官及上臺無官不被參罰究竟於 朝廷之正供無益而江南州縣且日就貧瘠小民逋負不已勢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 朝廷之福也試思若留此項耗費以爲 朝廷惟正之供則金花白折諸項何至於逋負官府何至於參罰 朝廷何至於不足是今日 朝廷理財第一大端治平第一大端皆在於清漕運一事而清漕運一事又不損 朝廷一絲一毫

惟在清中間之耗蠹而已清耗蠹之法維何無如近日所議
民收官兌之法初亦有言官收民兌者夫官民之間不可爲
市且收米一項事甚瑣碎有修倉看守翻颺等勞悉折竊取
鼠雀等費官不能任勞勢必責之吏胥吏胥不能任費勢必
責之糧長且日久弊生吏緣爲奸害更百出是官收之說斷
斷不可行者况今日之弊在兌不在收何必更張而返生枝
葉乎惟民兌則信不如官兌使糧長之面不見運官糧長之
名不填衛單允爲盡善但其間節目亦有當細講者如隨漕
一項在明朝不過謂之溼潤米每百石二三石而止耳近年
因京中交兌皆係河收兵丁混擾苦樂不等交卸頗難是以
聖旨亦酌有五兩五石之制究竟有漕之處不能遵行馴
至極弊然聞去歲交卸已復倉收之舊每船止費銀三十兩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六

十一

是每百石止費銀六兩又每船兌米三十石官旗多賞花紅
本源旣清下流之拯救亦易矣是在各上臺斟酌事宜或
恪遵 聖旨或再量加務軍民俱安兩不相虧定爲畫一使
各縣遵守無如向年雖有奉 旨之名實有倍 旨之實其
官旗有爭執者須令親開一路衙門使費果係多少則其末
立見矣隨漕旣定卽行文各縣照依數目立櫃徵收貯足在
庫兌糧之日照依定議每船五百石給隨漕銀多少或縣官
對給運官或刑廳至水次給散或運官領米至郡刑廳領耗
無不可者但務要糧長與旗軍不相見則其間爭執之弊自
息矣至於派兌則不可使總書有權州縣官先將水次倉廩
照依都畧編成字號自一號起至幾十幾百號止不書糧長
名字照常徵收在倉運船將至水次上臺卽頒鈐印循環號

簿一樣二本分送各州縣凡係糧船一到卽照依到岸日期
注明在簿先到者爲一號次者二號三號亦編定號數更嚴
限期凡糧船到水次者幾日之內卽要兌滿開行州縣官
悉依限期急急兌米先自第一號起不必盡廠皆兌凡倉中
有米百石則先兌三四十石挨次以至第二第三號週而復
始隨兌隨滿隨滿隨開不兌不開者簿上有名上臺按冊而
知可以令箭提究如此則在糧長不至有苦樂不均之憂在
運船無留難勒措之患總書不得上下其手州縣不至開兌
稽遲且又可省各上臺差承押兌之費至便法也其若兌米
時淋尖踢斛此因運丁人多勢雜積漸使然今法各州縣請
於憲臺每處頒發領兌牌十面或二十面州縣收貯俟臨兌
時應幾船兌米州縣官卽發領兌牌幾面交與運官凡應兌
稗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十一

者許執此牌然後進倉其無牌者不得混入混入者以違憲
申文定罪自無以前諸弊又通關一事旣非糧長運官當面
卽不必用通關然糧米交兌之數亦不可無憑則卽於兌糧
本日交兌旣畢運官卽同印官於憲臺所頒循環簿上注明
某日某號兌米幾百石足各書花押各用印記十日一繳上
臺循環往來以便稽核如此則只一循環簿領兌牌上臺可
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諸弊一概自絕諸弊絕則蠹惡無可營
生而奸宄息心奸宄息心則良民安業良民安業則浮費省
而正供足正供足則官無參罰而國計日以裕國用日以舒
矣隨漕一事豈非理財第一事治平第一事乎此籌國者不
待再計決也謹揭

蝗之爲災其害甚大然所至之處有食有不食雖田在一處而截然若有界限是蓋有神焉主之非漫然而爲災也然所謂神者非蝗之自爲神也又非有神焉爲蝗之長而率之來率之往或食或不食也蝗之爲物蠱焉耳其種類多其滋生速其所過赤地而無餘則其爲氣盛而其關係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災祥也大是故所至之處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來之神卽本處之山川城隍里社厲壇之鬼神也神奉上帝之命以守此土則一方之吉凶豐歉神必主之故夫蝗之去蝗之來蝗之食與不食神皆有責焉此方之民而爲孝弟慈良敦樸節儉不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祐之而蝗不爲災此方之民而爲不孝不弟不慈不良不敦樸節儉應受氣數之厄則神必不祐而蝗以肆害抑或風俗有不齊善惡

有不類氣數有不一則神必分別而勸懲之而蝗於是或至或不至或食或不食之分是蓋冥冥之中皆有一定之理焉不可以苟免也雖然人之於人尙許其改過而自新乃天之於人其仁愛何如者甯視其災害戕食而不許其改過自新乎故世俗遇蝗而爲祈禳拜禱陳牲牢設酒醴此亦改過自新之一道也顧改過自新之道有實有文而又有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何謂實反身脩德遷善改過是何謂文陳牲牢設酒醴是何謂曲體鬼神之情殄滅祛除之法蓋鬼神之於民其愛護之意雖深且切乃鬼神不能自爲祛除殄滅必假手於人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故古之捕蝗有呼噪鳴金鼓揭竿爲旗以驅逐之者有設坑焚火捲掃瘞埋以殄除之者皆所爲曲體鬼神之情也

今人之於蝗俱畏懼束手設祭演劇而不知反身修德殄滅
祛除之道是謂得其一而未得其二故愚以爲今之欲除蝗
害者凡官民士大夫皆當齋戒洗心各於其所應禱之神潔
案盛豐牢醴精虔告祝務期改過遷善以實心實意祈神祐
而仿古捕蝗之法於各鄉有蝗處所祀神於壇壇旁設坎坎
設燎火火不厭盛坎不厭多令老壯婦孺操響器揚旂旛噪
呼驅撲蝗有赴火及聚坎旁者是神之靈之所拘也所謂田
祖有神秉畀炎火者也則捲掃而瘞埋之處處如此卽不能
盡除亦可漸滅苟或不然束手坐待姑望其轉而之他是謂
不仁畏蝗如虎不敢驅撲是謂無勇日生月息不惟養禍於
目前而且貽禍於來歲是謂不智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蓄積
毫無稅糧不免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

桴亭先生文鈔卷之六

十四

蝗最易滋息二十日卽生生卽交交卽復生秋冬遺種
於地不值雪則明年復起故爲害最烈小民無知驚爲
神鬼不敢撲滅故卽以神道曉之雖曰權道實至理也

自識

鎮江一郡凡蝗所過處悉生小蝗卽春秋所謂蝻也凡
禾稻經其緣嚼雖秀出者亦壞然尙未解飛鴨能食之
鴨群數百入稻畦中蝻頃刻盡亦江南捕蝻一法也

記

是年冬大雪深尺民間皆舉手相慶至次年蝗復生蓋
巖石之下有覆藏而雪所不及者不能殺也四月中淫
雨浹旬蝗遂爛盡以此知久雨亦能殺蝗也

又記

勸施米湯約

凡飢民至饑歲輒易死其死也非盡由不得食也不得食而死者十之六七其由食而死者十之三四蓋飢民飢渴久腸胃日細驟得食則逆急不能容受往往腸斷而死故久飢之人不可食飯卽糜粥亦未可多食救荒書言久飢之人不可驟與粥宜傾向桌上令飢民就吮之恐傷其腸胃也蓋飢民易死如此又荒歲米穀貴民多食豆粝餅麩糠草根諸雜物澀滯塞腸久飢者每每致死觀此景象心切痛之然歲荒粟少公私交迫卽素封之家亦自救不暇終無活之之法嘗攷方書惟穀性最養人人但得穀氣卽累日可以不死里中父老言北方無稻米每患病輒索大米湯飲之飲則輒愈大米者稻米也因思今素封家雖無餘力可以活人然朝糴夕飡猶自不廢今願與同志者約凡朝夕炊粥飯時幸少增勺米

桴亭先生文鈔

卷之六

五

湯沸必挹取數盞盛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湯再炊量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姜三四塊搗碎調和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湯盡爲度用以少潤飢民腸胃是有八善不費一善也可久二善也不另起鍋作竈無冒破之費無董率之勞三善也米湯之中少投以麥僅供免死不堪飽餐則無恥之徒苟能自活者不思侵奪四善也無塞腸之害五善也腑臟常潤不至乾枯細小則雖食豆粝糠諸雜物亦無害六善也飢民畏寒寒氣入心無不立斃有姜汁則避寒氣通腸胃七善也兼去穢惡令人不生疾疫無轉相纏染之患八善也有八善而其法又淺而易行凡有活人之心宜無不以爲然者幸勿視爲膜外

卷之六終

梓亭先生文續鈔目錄

天命之謂性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至誠之道章

誠者自成也章

子曰學而時習章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子貢問政章

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梓亭先生文續鈔目錄

桴亭先生文續鈔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首章辭旨極明白通暢大意只數十言可了向來爲訓話家所亂糾纏牽合妄生葛藤遂使初學者對之惘然莫知所指今試約而言之大約予思此書專爲明道而設第一節是發明箇道字子思說如今世界人人說性道教不知天命於我叫做性由性而行者叫做道本道而修者叫做教三者只是一串君子於此既明白箇道字便有學道的工夫學道工夫不過是動靜二者君子用靜一邊工夫必要做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地步此爲甚麼只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的緣故君子用動一邊工夫必要始於慎獨此又爲甚麼只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緣故然君子戒懼慎獨工夫

桴亭先生文續鈔

一

夫又不是矯揉造作出來的喜怒哀樂之未發人性中原有箇中發而皆中節人情中原有箇和且中和二字又不是君子有小人無一人有眾人無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君子一致中和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此說白文略加點綴何等明白何等淹貫訓詁諸家鉤深索遠反覺葛藤滿路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章

天下國家三句竟就合中庸的看註所云三者亦智仁勇之事也但智倚於智仁倚於仁勇倚於勇皆是一偏中庸則非智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裕如者不能也故三者似難而實易凡賢者亦可自勉於一時中庸似易而實難非聖人不能遷世而不悔或問朱子曰中庸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是三者

做得恰好便是中庸此說非乎曰朱子之說不差只是就此三句另講耳若看通節意須如前解始得不然但要一節合中庸亦不甚難且一節亦當不得中庸二字於上下章文氣都不貫蓋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是一節中庸是全體一節雖豪傑可能全體非聖人不能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中庸一部書不看太極圖終不明白卽如費隱二字費卽不離太極之陰陽隱卽不離陰陽之太極就不離者觀之眼前事事物物無非是道何等費就不雜者觀之所云事事物物之道杳不可見何等隱易所謂形上形下先儒所謂理氣皆是物也纔知此便知彼道理都只一貫更無甚疑難分別蓋費而隱三字卽朱子太極註所謂萬象森羅中原是沖漠無

橙亭先生支續鈔

二

朕夫婦知能及造端夫婦諸儒俱從夫婦居室上講居室二字尤專指衽席愚謂此正不必知能二字卽孟子所謂良知良能凡愛親敬長日用飲食皆是若專指衽席語便有弊嘗觀史伯璿說有云事親敬長是子臣弟友之事聖人所不能愚不肖豈足當此惟居室一事眞造化流行眞精妙合生生不窮之蘊奧夫事親敬長愚不肖固不能矣至於居室之間愚不肖遂足以盡道乎蓋居室猶云居家指小民日用動靜諸事朱子或問中第十三章有云夫婦之知能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則知朱子居室二字亦指日用飲食何嘗專以衽席爲言耶如必以衽席爲言則子荆居室又作何解大全史伯璿說不惟居室二字看誤卽此章大意亦看誤此章大意是說道體之費不是人能盡道言道體之費遠

兼人物道理不盡不專主人言意思不出也誠者物之終始二句不過是一正一反下句止足上句意如云有是理則有是物無是理則無是物總以證天地閒物無非實理也或問誠者自成章大旨曰誠者自成也是天命之謂性而道自道也合下一節是率性之謂道後一節是修道之謂教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論語開章便說箇學字在上古時說這一箇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爲百自孔氏沒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韓或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利爲禪宗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紛歧極矣且不特異學有以壞正學卽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逆爲正學

榕亭先生文續鈔

四

之蠹如宋朱陸之分途明三王之流弊甚至有昌言三教合一而自附於聖人之徒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問舉世讀聖賢書舉世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諸弟旣讀聖賢書欲識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看學而一章孔子一生已盡於此自志學至不踰矩學而時習也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有朋自遠方來也道大莫容老而著述人不知而不愠也記者取以冠全書似非無意按三節分明是明德新民止至善或問止至善是明德新民之極不知不愠恐未可比擬曰明德新民到至極處是達而在上之止至善說樂而至不知不愠是窮而在下之止至善窮達雖殊力量初無優劣易地則皆然耳凡看書須句句要自己心上體貼如此章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如何是時習而說體

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身與書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說時習而說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未有無朋者然小人無朋必無可樂卽或一時膠漆意氣如雲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凶終隙末比比有之矣必同學聖賢之人其相契在性情不在意氣故可樂人不知知字要看得大得位行道如龍之在天萬物咸仰然後可以謂之人知若只幾箇朋友知得於我雖似有名於天下全然無益故孔子嘗嘆人不知我知孟子亦有不豫之色自常人看來似孔孟亦有慍不知孔之嘆孟之不豫是憂不是慍憂者爲天下而憂慍者爲一身而慍也憂字公慍字私不知不慍只此便見古人學問全是爲己不是爲人或問如何便得不慍曰只好學便能不慍

登亭先生支續鈔

五

曰如何好學便能不慍曰好學便說說便樂樂便忘慍如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既有如此胸次何見得慍來

季路問事鬼神章

問事鬼神章是事鬼神之理卽在事人中知死之理卽在知生中否曰然不知死生須觀晝夜假如人欲夢寐清穩夢寐中卻着不得力須全是從日間修身養性然日間修身養性原不是專爲求夢寐清穩只是日間所爲原自當如是晝之所爲出於正則夜之所夢亦出於正耳君子只有事人知生學問更無事鬼神知死學問也知生知死註以原始反終言是本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固至理然愚以爲子路之識尙未及此使夫子果告以原始反終之說是亦躐等之

教也竊思夫子之意只是要子路向平實切近處做故以人字壓他鬼神字以生字壓他死字但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所以事鬼知死之理亦不外此則原始反終之說未嘗不寓其中耳

子貢問政章

此章正是辨王霸作用處聖門之才如子貢者極近管仲若非聖人指點一失足便入這邊去此章是其辨論得力關頭也子貢之意見得夫子兵食信三者妙極闕一不得了但處常便可如此若到危急存亡之秋三者不可得兼必須權簡輕重併力獨守一件若社稷爲重民爲輕則舍信而圖兵食凡權謀功利有利社稷者無不可爲矣若民爲貴社稷爲輕則舍兵食而守信寧束手待斃必不以養人者害人推而極

梓亭先生文續鈔

六

之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此二者須是平日審得停當他日見諸作用方不走錯路頭這是子貢精細處或問去食去兵去字曰旣云必不得已必是此時無兵無食無兵無食如何云去只是訓舍字舍而不圖併力去做那一件又問若無兵食已是無計可施自然束手待斃子貢何必商去之之緩急夫子又何必言去之之先後曰此正所謂王霸之辨也若不顧信只顧兵尙有可以增添處抽丁之類是也不顧信只顧食尙有可以聚斂處搜括之類是也

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朱子曰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饒雙峰曰若論氣質只有三等民斯爲下全屬人事不盡按雙峰之說是欲接引下等根器人未可據爲定論也若論氣質確有四等但細味

此節語氣似不主四等言蓋以四等言當曰困而不學下也不宜說民斯爲下矣玩箇斯字矣字分明是慨歎困學一班激發他上進意思或謂斯字矣字語氣甚易見如何文公卻註四等曰想是前後章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都是逐件平敘來故於此下箇四等二字

孟子見梁惠王章

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孟子至梁時惠王三十五年也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爲惠三十七年然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至徐州相王時王號乃通於天下今此章書於三十五年卽稱之爲王者蓋著書在稱王之後則仍其當時之稱也或問綱目書法凡諸侯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於魏侯斯卒齊侯來朝之類是也旣稱王之後則改書君

椽亭先生文續鈔

七

如楚君類卒魏君營卒之類是也孟子朱子同學孔子同一著書綱目不稱王孟子獨稱王何也曰著書之體不同故也凡著書各有一立言之旨綱目正名定分之書則其所重在於名分孟子發明道術之書則其所重在於道術如梁惠一章重在申明仁義以救當時言利之習齊宣一章重在發明王道以破當世桓文之見主意在此不在彼故不必拘拘書法也未未有仁義二節講說謂不可添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則孟子亦言利矣此言迂甚孟子極善開導時君如好貨好色往往斷章取義以誘掖獎勵觀曾子以義爲利子思亦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曾子子思之言皆然孟子學於子思以仁義爲利何不可之有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古人養志難於養口體今人養口體難於養志蓋古人家有百畝雞豚狗彘王者先爲區處停當矣惟父母之志必待人子知之而人子養之今則不然家溫食厚者或供膳不難若寒素之家而又拘拘於仁粟菽水不供且勿論志口體非尺寸之膚矣蓋養志重於養口體養口體急於養志觀曾子曾皙必有酒肉則口體之急可知矣啜菽飲水老人豈堪久飢耶久飢不可而甘旨又不能辦乃知毛義捧檄色喜亦是萬不獲已當此愈令人思王政也



